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如果说我爱你



## 楔子

虽然死不承认，自己已经老到被潮流市场淘汰，任无仇的心情却如今年东京的第一场初雪般，寒冷到极点。

刚从经纪公司走出来的他，铁青着脸色，漫步走在十二月的东京街头。

他那高挑挺拔的身材及富个性的帅气容貌，吸引着街上无数女孩的目光，却丝毫引不起他一丝的欣喜和自负。

在任无情因模特儿工作的冷冻问题吵了一架后，他亲自跑了趟所属经纪公司，在等待近一个小时后，他才得以和经纪公司的主管见面，并提出何时可以复出的蠢问题。

公司主管的答案令他生气！没有诚意听他说话也就算了，在经过不到五分钟的短暂沟通后，公司以他“已经过气”，再重新出发也不会有好成绩为借口，当场断了他冀盼复出的唯一希望。

不服气的情况下，他狠狠地和主管阶层吵了起来，相当狼狈地被安全警卫架出公司后，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心情恶劣。

一个已经过气的“老”帅哥模特儿，前途究竟能有何打算？同行中的同期伙伴，有许多人早已转往电视、电影、歌唱界发展。这也难怪，模特儿的演艺生命毕竟有限，实力派演员、歌星的道路就宽广许多。

任无仇口头上死不承认，心底却早已有谱。从他十七岁以模特儿出道以来，直到现在，这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，他曾是红极一时的服装杂志模特儿。这期间，他也曾从事过广告片、唱片、电影、电视剧……等演艺相关事业。只是，当年他年轻气盛，加上年少得志，绯闻缠身，而当时经纪公司应对媒体的策略又有误，以至于他的形象一落千丈，人气指数也跟着下滑。

有了前车之鉴后，他离开当时的大规模经纪公司，和现在这家小经纪公司合作，试图东山再起、重新出发。结果，三年后约满的今天，结局是如此地凄惨落魄……他成了被公司冷冻及媒体唾弃的家伙，演艺事业这条路似乎就在今夜划下了休止符。

无仇停下脚步，抬起头来，望着天空不停落下的霜雪，神情悲伤黯然。

他的双手纵使插在大衣口袋中，却依然冻得发痛。体质畏寒的他，从小就非常怕冷，只要天气转冷，他的手脚就会变得冰冷，身体也会跟着转差。加上他年轻出道，演艺工作经常生活作息不正常，身体就在不知不觉中变差，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。

每年只要冬天一到，无情总会炖些中国的药膳食补，让他暖暖身子，改善畏寒体质。

然而自从几天前和无情吵了架后，他便负气离家，并发誓不再回任家。这种受无情照顾叨念，服侍生活起居的日子，他已受够了。

算现在处于人生低潮期，他也不要再依靠祖荫，做个坐吃山空的富家子弟。他要拿出信心和决心，证明给所有人看，他任无仇绝不会从此一蹶不振，在演艺圈内消失。

只是……万事起头难，他要如何才能东山再起呢？他蹙眉深思，动也不动地站立在涉谷冲头，脑海中呈现所知经纪公司的名称。

依照目前处境，他势必得找到一家能够帮助他重新出发，又肯在他身

上投下大把投资的经纪公司……就在他沈思的同时，冷不防地，肩膀被人拍了下……一回头，是一个油头粉面、穿着西装衬衫的俊美男人。

当无仇一眼瞧见这个家伙时，当下的直觉便让他嫌恶至极。

“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想不想兼差赚些外快？”对方伸手递上一张突来的名片。

无仇连正眼也没瞧。

“你找错人了，我对拍片没有兴趣。”他摇头，语气是冷淡的。

谷街头多的是在街上各式各样星探，当他们一盯上心中的猎物时，便极尽哄骗之能事，为的就是说服猎物加入其旗下。当初，还是高中生的无仇也是因此而踏入演艺圈之路。

所以，当无仇被眼前的陌生男人搭讪时，直觉地以为对方又要找他拍广告。二十九岁的他，身材脸蛋皆保养得相当好，加上皮肤不错，让人猜不出实际年龄。

“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想找你拍片，而是想问你对从事男性公关有没有兴趣？依你这么有魅力的外型，要在我们店内月入百万绝对没有问题。”对方的名片上写着一家店的名称。

“午夜牛郎？你竟然问我对当牛郎有没有兴趣……”累积了一天的闷气及衰气，终于在此时爆发。

无仇伸出拳头，二话不说地一挥而下，狠狠揍了对方一拳。

---

## 第一章

“官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把你叫到局里来。”一名警官对特地前来的官介珩客气道。

当官介珩的身影出现在警察局时，就连一旁等候的任无仇也傻了眼。

他万万没想到，拥有彩鲸经纪公司、在演艺经纪圈炙手可热、被封为“偶像之神”的官介珩，竟然因为他的打人事件而来到警局。

啧啧……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明天的社会版报纸铁定热门。

当保释手续一切办妥后，将人打伤的任无仇终于得以踏出警局。

“你难道没有其它人可找了吗？”一出警局，一直沈默的官介珩终于开口，语气显得不悦。“除了你，没有其它人可以救我。”警察局外，他一语双关地回答。

“要不是看在沙克和无爱的情分上，我实在不想蹚这种浑水。”他的神情

严肃地说。

官介珩之前的爱徒就是三皇子中的沙克，沙克后来娶了任无爱，也就是无仇同父异母的唯一妹妹。

因为这层关系，使得无仇在婚礼上和官介珩有过一面之缘。加上同在演艺圈工作，彼此打照面的机会也就跟着增多了。不过，在彼此结识的婚礼前后，总共也仅见过两、三次而罢了。向来忙碌的官介珩，除了自身公司的艺人，对其他人的名字和面孔总是兴趣缺缺，不曾刻意去认识、记忆。

“其实，我也没有把握你一定会来保我。看到你出现，我真的很意外。”他的脸上有着淡然的欣喜。

原本打算如果官介珩没有出现，他就关个二、三十天算了，反正他现在在身上没钱，也无处可去，不如吃几天免费牢饭。

“为何找我？”官介珩是个聪明人，当他从警方口中得知任无仇不愿透露任何个人资料，仅愿意告知他的名字，并要求由自己前来保释，他便知事情必有蹊跷。看在沙克的面子上，他才点头答应亲自跑一趟警局，还好这几天他人在日本，不然这小子定被判监禁。

“我……想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在演艺界东山再起。”无仇直截了当地请教。

“你？”他皱眉的反应让人捏把冷汗。

“嗯，我想听听你专业的意见。”他这种虚心的态度堪称十二年来首见。

“我向来没有浪费脑力的习惯，除非是彩鲸旗下艺人或者待网罗的新人，不然我是不会去特别注意。”他摇头，依然是一脸严肃，随即准备转身走人。

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想……成为彩鲸旗下的新人。”无仇被逼急了。他深知如果不把握这次机会提出要求，要想再见到官介珩，是不可能了。

听到他的请求，官介珩欲离开的脚步于是停下。

“多少演艺圈的大小牌想加入彩鲸旗下，你凭什么如此要求？”官介珩说话向来直接，不拖泥带水。当然，也就很伤人了。

“只要你肯定我有复出的实力，并允许我加入彩鲸旗下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、牺牲，不惜一切展示我的决心。”他紧握拳头，意志坚定地看着他。

官介珩没有立即答话，只是冷着眼打量他，沈默着。

好一会儿，他才缓缓开口。“你是否可以东山再起，我并不清楚。演艺界的成败，往往端看当事人自己的造化而定，而其中的造化又由许多小因子组成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缺一不可。如果你有幸成为彩鲸旗下的一份子，我绝对可以帮你打造出天时和地利的复出环境，至于人和……就得看你自己本身的个性了。”官介珩字字珠玑，话中有话。

“我的个性？”“你踏入演艺圈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，纵使曾经红极一时，但你的形象和绯闻总脱不了关系，加上你的个性向来直来直往，脾气火爆，自尊心又强，很容易在无意间得罪圈内人，无形中就扼杀自己的演艺之路。”官介珩简单分析他无法在演艺圈长久立足的原因。

“你对我很了解……”他受宠若惊。

“我已经在圈中打滚了这么多年，一些艺人八卦就算不想听也会自动传到我耳中，你窜红时和三皇子几乎同期，你的消息我多少知道一些，仅此而已。”他一脸严肃，依然没有正面答复他的请求。

“官先生……”他白着脸，无话可说。

实在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他的生杀大权全操在他手中。

考虑许久，官介珩终于有了答案。“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向我证实你的诚意和实力。不过……”“不过什么？”他焦急地问。

“不过我出的题目相当棘手，若你自觉办不到，现在就可以拒绝，免得浪费你我的时间。”他有言在先。“要想进入彩鲸，实力最重要，我要测验你的演戏能力，好知道你是否够胜任戏剧工作。”“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”无仇单纯地以为官介珩要他试镜。

“不是一般的演技考验。”他一眼看穿他的心思。“我要你在现实生活中演戏。”“在现实生活演戏？”他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嗯，我要你演一出戏，而你的对手不是演员，她只是一个相当平凡的女孩子。我要你化身成她的梦中情人，让她爱上你，让她相信她的梦中情人真实存在这世上。”官介珩一语惊人。

“你要我假装爱上那个女孩，并让她在现实中真正爱上我？”他吃惊地反问。

“没错。”“完成任务后呢？我该怎么做？”“离开她及她的生活。”官介珩所出的考题的确相当棘手。

“如此一来，她未免大可怜了。”无仇没有当下答应，他顾虑到对方的心情和感受。

“你自身难保，还有心情管别人死活。”官介珩的话极尽讽刺。“如果觉得这考题有悖道德良心，就当我没给你过这个机会。”话一说完，他转身便要离去。

“官老板，我答应！”无仇追了上来，应声道。

为了能够成功复出，他别无选择。

“想清楚了？”官介珩停下脚步。

“嗯，这是个极富挑战的工作，我愿意接受。”他点头，就当豁出去了。

“很好，不论你任务成功或失败，绝不可将你的真实身分泄漏给对方知道。至于其它详情，明天我会给你一袋资料，到时你照着办就行了。”官介珩依然面无表情，相当严肃。

“官先生，你为何要我演这场戏？”待他离去前，无仇开口追问。

“你只要把戏演好就行了，其它的不需多问。”官介珩冷锐地看他一眼，之后头也不回地乘车离去，留下伫立在寒冷街头的任无仇。

好冷，如果可以度过一个较温暖的圣诞节就好了。

台湾台中沿海小镇“姊，我回来了！”单梦雪来到海边，对沙滩上的年轻身影招呼道。

“梦雪。”坐在椅上的单梦霏回过头来，苍幽的脸色下有着一张精致容貌。

沙滩上酷似的两人，实为一双美丽的双胞胎姊妹花。

单梦霏今年二十二岁，从小体弱多病，个性温柔内向，有着一头飘逸长发；单梦雪比姊姊慢五分钟出生，身体健康，剪着一头俏丽短发的她，活泼好动，开朗乐观。

“姊，你今天的身体状况怎样？”梦雪刚从学校回来，见到家里空无一人，背包都还来不及放下，就直奔屋后的海边而来。

“好多了，头不会疼了。”梦霏坐在沙滩椅上，虚弱的身子骨仿佛禁不起海风的吹拂，令人忧心。

“姊，医生说你要按时吃药耶，你怎么又没乖乖吃了，你吃饭了吗？”

梦雪将身上的大衣脱下，披覆在姊姊身上。

“我不想吃。”她摇头，语气淡然。

“姊，现在都已经下午二点了耶，你竟然还没吃饭和吃菜！要不要我作些三明治给你配药吃？”原本开朗的表情因此而变色。

“不要，我完全吃不下。”梦霏摇头婉拒，语气飘忽。

“你最近胃口变得很差呢，是不是因为新药物的副作用？”见她没有精神，梦雪蹲了下来，关心问道。

“或许吧。”梦霏淡淡地答着，视线落在与地平线相连的湛蓝海面上。

今天天气出奇的好，冬阳晒得她全身暖烘烘的，好舒服喔。

“姊……”见姊姊不愿多谈病况，闭起眼享受冬阳和海风，梦雪心底涌现起一股沈重的无奈感。

从小就被先天性心脏病所苦的姊姊，一直很勇敢的和病魔对抗。这几年来她的病情每下愈况，她却不曾抱怨过自己身上的不适，总是一直坚强忍耐着。两人同为双胞胎，有时且梦霏被病痛折磨得如此痛苦，身为妹妹的她就会责怪老天爷的不公平。为何给了她一副比常人更健康的身体，却给了姊姊一身病痛……如果可以，她多希望能够将自己身上的健康和活力分一半给姊姊。

“姊，这是 Aroma 刚出道时的杂志报导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帮你在二手书店找到的喔！”梦雪不忍将话题绕在病情上打转，她从背包中取出一本过期的日文杂志，试图帮助姊姊重新振作起精神。

“梦雪，听说 Aroma 在日本已经退出演艺圈了。”梦霏接过杂志，幽幽地说道。

“噢，不会吧，好端端的他干么忽然退出啊？”她有些讶然。“虽然他人不红，个性也满让人讨厌的，但至少还有你这个默默暗恋他十二年的支持者，他不需要落魄到退出演艺圈吧！”她故意挖苦姊姊。

“梦雪，你再说他坏话，我可要生气了！”梦霏嘟着嘴，斜睨妹妹一眼。

从 Aroma 以杂志模特儿身分出道以来，梦霏便疯狂地迷恋上 Aroma。

可惜的是，这十二年来，一直陪伴梦霏身边的梦雪，却丝毫没有受到姊姊深爱偶像的影响，反而对 Aroma 这位帅哥有着不好的评断和个人观感。

“好啦，反正在你的心目中，Aroma 永远第一，这么说总行了吧？”梦雪总拗不过姊姊的盲目崇拜，算是败给她了。

“梦雪，爸爸圣诞节会不会回台湾？”她忽然问道。

“谁知道，他又没说。”她耸耸肩，显然对父亲的动向毫无兴趣。

两姊妹的母亲在十年前因病去世，而从商的父亲近年来一直留在美国发展事业，并且已经在当地再婚，生有一男一女。对两姊妹而言，父亲仅是一名金主，除了每月固定的汇钱外，父女之间的淡薄亲情早已令姊妹俩死了心。

“圣诞节快到了，不知 Aroma 会在东京怎么过？”梦霏话峰一转，心思又飘在那未曾谋面的男人身上。“如果能在死前见到 Aroma 本人一面，我就了无遗憾了。”平静的语气下有着淡然的哀愁。

“姊……”她真不知该如何安慰。“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你的病不会那么糟的。”能说的她都已经说了，能做的她也已经尽力，然而她知道，再多的帮助和鼓励却抵不上 Aroma 的一句话，如果能让姊姊亲眼见到那家伙一面，说不定真会有奇迹发生。

“我自己的身体我很清楚，能够活到现在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”梦霏摇头微笑，挤出的笑容是苦涩不堪的。

“姊，你再动不动就把死挂在嘴边，我可不理你了。”梦雪总是以这种方法要她振作，这是她最后的手段了。

“梦雪，别生气，我不说就是了。”见妹妹因自己低落的情绪而气恼，她终究还是不忍心。妹妹是无辜的啊，且这些年来已为她牺牲许多，为了陪伴她、照顾她，梦雪几乎没有个人时间，她俩总是如在母亲肚中那般，形影不离地互相陪伴。

“在外面吹风可是会感冒的，你要不要进屋去？”见外面风大，梦雪提议道。谁知话才说完，忽然见到姊姊陡变的脸色。

“怎么了？”循着她的视线望去，被光粼粼的蓝色海岸线中，缓缓走来一个似曾相似的高大身影。

逆着眩目阳光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视线。

不……会吧？她瞠目结舌地望着眼前的光景。

远在日本的 Aroma 怎么可能出现在台湾这偏僻小海边？姊姊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，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两人面前。这不是真的……姊妹两人尚未从极度震惊中清醒，对方已来到两人面前，漾着一脸酷意及一身帅气。

天啊，他本人比电视及杂志上好看多了，难道真是 Aroma 本人……梦雪捂着嘴，难以置信地直盯着他。

“请问，烟波小屋要怎么走？”任无仇披着一身海风，顶着温暖冬阳问道。

“烟波小屋？”两人异口同声，面面相觑。

这家伙要去烟波小屋，这么说他是……“是的，这边的门牌住址挺混乱的，我一直找不到。”他漾着俊帅的笑脸问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梦霏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

她望着眼前这位酷似梦中情人的男子，不禁红了眼眶。

“怎么了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任无仇一脸无辜及茫然。

“你是……Aroma？”梦霏颤声问。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他摇头，否认一切。

“你不是 Aroma？”梦雪同梦霏一样讶然。

不可能，她绝不会认错人。Aroma 就算化成灰她也认得的。

“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认错人了，在下任无仇，不是什么 Aroma。”他撒谎，面不改色的自我介绍，一脸正经温柔。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梦霏原本的惊喜被黯然取代。

“可是你真的长得和日本艺人 Aroma 很像呢，刚刚我还以为是他出现了。”梦雪虽不迷恋 Aroma，却在姊姊的影响下，对 Aroma 在演艺圈的所有作品及个人资料如数家珍。

除了胡渣和稍长的发型外，眼前的男人可说是 Aroma 的人形翻版。

他真的不是 Aroma 吗？梦雪心存怀疑。

“烟波小屋就在这片沙滩后面的小路尽头，只要直走就会看到了。”回答的人是梦霏，她对无仇的话毫不怀疑，直觉他只是像极 Aroma 罢了。

“谢谢你！”无仇对梦霏微微一笑，会放电的双眼足已迷死人。

被他这么一放电，梦霏羞红了脸蛋，小鹿乱跳。之后，在两人的目送下，无仇缓步离开这片沙滩。

“姊，他真的不是 Aroma 吗？”梦雪提出心底的疑问。“奶妈之前提过，会帮我们请来一个新的司机，难道就是这家伙？”见他一副中看不中用的模样，她直觉这男人并不单纯。

“我想，Aroma 绝不可能出现在这个乡下地方，一定是巧合罢了！”或许是觉得太遥不可及了，梦霏下意识地否认他的出现。

“可是这世上怎么可能两个人长得那么像……”她摇头，直觉太不可思议了。

“他没必要欺骗我们吧，Aroma 又不是三皇子，人尽皆知……”梦霏已无心再去讨论那男子的真实身分，她的身体又开始不舒服了。

“姊！”两人的话题就在梦霏病发的状况下结束。

## 第二章

任无仇来到所谓的烟波小屋，站在屋前，他将简单的随身行李随手放下，之后信步来到这小屋的门口，伫立在木造楼阶上打量四周环境。

放眼望去，成排的度假小木屋整齐地并列在海滨地区，除了游泳池、网球场、停车场等基本人工设备外，周遭环境充满原始度假风味。

方才前来的路上，听出租车司机说，这个度假村的小木屋并不出租，而是以贩售木屋的方式招募会员，由于贩售价格包括会员资格及休闲设施费用，屋价自然比一般的房子高上许多。能够以这种海滨木屋作为度假方式的人非富即贵，通常都是台湾的政商名流或财团大户。

负有特殊任务前来的无仇，对这些度假小屋主人的强势背景当然毫不在意，他所重视的，仅限于他此行的任务罢了。

“刚刚已经和对方见过面了，接下来呢？”无仇拿出宫介珩之前给的资料袋，随意翻着。

袋内有着指示他这次“演技考验”的对象资料及照片，所谓的资料也不过是简单个人档案和一张生活照，官老板给的资料少得可怜。

他仅知道和自己演对手戏的女孩叫做单梦霏，今年二十二岁，和双胞胎妹妹同住在这处海边的度假小屋。

照片上的单梦霏有着一头长发，以及一张带着淡淡忧愁的美丽脸蛋。

“是她啊……”虽然两人是双胞胎，任无仇却一眼就分辨出相似约两人。

凭着艺人敏锐的观察能力，在方才刻意安排的简单交谈过程中，也毫不费力地分辨出两姊妹的差异。

坐在椅上，一脸温柔笑意的人是这场戏的女主角梦霏，而站在一旁，有着开朗气息的人是妹妹。只是，他不明白，为何官老板要花这场戏的开端刻意安排问路这一段？而且之后的剧本是空白一片，显然要任由他发挥演技，让那个叫做单梦霏的女孩爱上自己……思绪才起，他的视线忽然被一双俪影占据。

“哈啰！”单梦雪向他打招呼，和姊姊缓缓从前方是来。

“你们好！又见面了。”任无仇很意外又见到两人，若无其事的招呼下，隐藏着相当的惊愕。



“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，姊姊她身体又不舒服了。”单梦雪吃力地搀扶着脸色发白的梦霏，请求道。

“当然。”无仇二话不说的来到两人面前，双手一出，轻易地抱起了梦霏。“你们住那间木屋呢？”他抱着她问。

“就是这里。”梦雪指了指烟波小屋，答案令人意外。

一旁的无仇呆了眼。若这两姊妹真住在这屋子，为何官老板要他也来这屋子报到？他眼睁睁地见她拿出口袋的钥匙，熟练地打开小屋木门。

“奶妈这两天不在家，所以一切得自己来，进来吧！”梦雪显然对无仇的到访毫不惊讶，仿佛早知他一定会出现般。

走进屋内大厅后，在梦雪的带领下，无仇很快地将怀中的梦霏安置好，让脸色苍白的她好好休息。

经过梦雪熟练地喂药及安抚后，梦霏终于沈沈睡去，原本混乱的气息也平顺了许多。

站在一旁的任无仇默默将一切看在眼里，不发一语。官老板安排他住在这烟波小屋，一定有他的用意存在，他势必得将计就计，跟着剧情发展继续演戏下去。

梦雪等到和无仇一起离开房间后，才对他开口。“你就是舅舅特地请来的新司机，是不是？”她压低音量，小声地问。两人走向充满原木风味的客厅中。

“舅舅，新司机？”他愣了下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

“不要告诉我你不是。”见他一头雾水的样子，她没好气地白他一眼。

“你舅舅是……”他心底闪过官老板的名字。

“官介珩。”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原来这对漂亮的姊妹在就是官老板的外甥女。

“是舅舅请你来的，没错吧？”她的眼中存着对他真实身分的怀疑。

“我不知道你舅舅是谁，这份工作是我透过人力资源中介才找到的。”他自知多说多错，露出的破绽将会更多，因此只能给个模棱两可的答案。

“你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司机呢，之前的工作是什么呢？”她的眼闲着狡黠，显然有意套他话。

“我不知道这份司机工作还包括身家调查。”他刻意回避这问题。“我所有的个人资料及工作经历都在人力资源中介手上，既然你舅舅把我请了来，你对我的身分若有所质疑，应该去问他才对。”他将烫手山芋丢给官老板。

“舅舅那么忙，我哪找得到他。”她白他一眼，这帅男人不笨嘛！“需要将梦霏小姐送到医院吗？”他适时转移话题，不着痕迹。

“不用了，只要她吃过药，休息一下就行了。”梦雪刚刚为姊姊的病情捏了把冷汗，她已经好久不曾见她病发了。

“可以告知我的工作范围吗？”任无仇见她一提到姊姊，原本防备的态度立刻软化，就知道梦霏在她心目中的分量。

“司机的工作不外乎就是开车，详细的情况等奶妈今晚回来，你再问她吧。”她的态度又恢复之前的冷淡。“除了奶妈外，我和姊姊都不喜欢家中有外人，不过既然你都已经来了，我也不好赶你走，你就留下来试试看吧，如果到时不喜欢这份工作，告诉我一声就可以离开了。”她似乎巴不得他赶快离开地说道。

“我想我会胜任愉快的。”他充满自信的答案令她生气。

“随便你。”梦雪头也不回地走到厨房。

无仇站在原地，盯着她一头俏丽短发的高挑背影，深思了起来。

他不明白，为何官老板要让自己假装和他的外甥女相爱，并要她爱上自己后，再让自己离开她，官老板这么安排，究竟有何用意？分明找他麻烦。

迈开脚步，他灼热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追逐她的身影，来到厨房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见他跟来，她回过头，相当不友善地问。

“刚刚在海边向你们问路时，你们已经知道我的身分了？”他对她的冷淡反应不但不生气，反而深感兴趣。

单梦雪似乎对他的骤然出现毫无特殊反应。一般女孩子见到他的反应，不是尖叫要不就是被他的个人风采迷住。然而她却冷静得可怕，仅方才在海边露出些许惊愕之情，之后便是冷眼以待。

“烟波小屋就这一间，你认为呢？”她回一个简直“多此一问”的冷淡表情。

“单小姐……”正想接话时，却被她打断。

“叫我梦雪就打了，我和姊姊都不喜欢别人太过多礼。”虽然仍怀疑他和 Aroma 之间的关系，她却已无心在这疑点上打转。梦罪发病的事让她心烦意乱，让她无心对他的到访和真实身分花费心思。

“梦雪小姐，虽然我的身分是司机，但如果家中有任何事需要效劳的地方，尽管吩咐就是了。”无仇见机行事，在进退之间表演着相当纯熟的演技。

“你的房间就在隔壁，就当作自己家使用，不必客气。”话一说完，梦雪便转身站在流理台前，忙着张罗她和姊姊的晚餐。

“我来帮忙。”见她无意分派自己工作，他自告奋勇地说。

他不喜欢被人忽视的感觉。

“不用了，姊姊喜欢的食物口味只有我清楚，你不需要插手。”梦雪拒绝他的一片好意。

“不介意我现在用浴室吧？”既然无事可做，他只好洗澡打发时间。

“浴室就在你的房内，请便！”冷淡语气依旧。

“可别没敲门就进男人房间喔，会得针眼的。”无仇故意毫不正经、吊儿郎当地离开厨房。

他似乎已在谈笑中找到了和这位冰美人相处的行为模式。

除了不正经，还是不正经。这是他面对单梦雪时所扮演的角色。

至于单梦罪这位病美人……他当然就是扮演温柔体贴的白马王子喽。

“姊，你醒来啦，身体觉得如何，有没有好一些？”晚餐作好后，她来到姊姊的房间探视。

见她睁着眼，直盯着天花板发呆，她相当关心地来到床头前。

“我……好多了。”梦罪的气色显得苍白，语气也很虚弱。

“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？”见她神色不佳，她很担心。

“小雪，刚刚我作了个梦，梦见我在海边昏倒了，而抱着我回屋子的人是 Aroma……”她颤着声，回想道。

梦中，他的怀抱好温暖，气息好熟悉。

“姊，你胡思乱想了，那只是梦罢了。”梦罪半昏迷中，一定把现实和梦境搞混了。

是酷似那个 Aroma 的男人抱她进屋的。

“他呢？”她的脑海中满是他那酷似 Aroma 的身影。

“谁啊？”梦雪显然很不喜欢提到任无仇。“那个很像 Aroma 的男人。”

“他大概正在房间洗澡吧，我不清楚。”那家伙果然还是让梦雪失了神。“他是舅找来的新司机，叫做任无仇。”“任……无……仇……”梦雪一字一字低喃。

“姊，我作好晚餐了，你饿不饿？”见她开口闭口那家伙，她只好转移话题。

“嗯，中午没吃，倒是有些饿了。”“那么我帮你把饭菜端过来。”说着，她就要起身。

“我……要到饭厅吃。”她拉住她的手。

“咦？”梦雪停下动作，不解地看着她。已经有好久的一段时间，她不曾到饭厅用餐了。

“我可以自己下床走路，我要到饭厅吃。”梦雪脸颊红了。

“姊……”梦雪终于明白，让姊姊久病的身体产生力量的主因。

“我下午忽然昏倒，一定吓坏你了。”梦雪边说边滑下床，一旁的梦雪见状，连忙前去搀扶。“小雪，如果我可以找得到愿意一辈子照顾我的人，你就不必这么辛苦了。”她幽幽地起身。

“姊，你又来了，别说这些没营养的话。”梦雪斜睨她一眼，帮她换下睡衣，穿家居服。

“我是真的这么认为。”她轻叹道。这些年的生活对梦雪来说，只是不断的付出和牺牲，对她是极不公平的。

“我看是你的梦中情人已经出现，所以你想找理由丢下我，和梦中情人双宿双飞。”她故意挖苦她，两人又说又笑地走出卧房，来到客厅。

“姊，你先吃好了，我去叫那家伙出来吃饭。”看不到任无仇出现，她倒是有些担心起来。说不定那家伙不知道浴室的使用方法，被热水烫昏了。

怀着奇怪的想法，梦雪来到客房门前。敲了下门，房里头却没有反应。

惨了，该不会昏倒在浴室里了。她心底闪过一丝不安的念头。

于是，二话不说，她打开房门，直直往房内冲去。

结果……任无仇好端端地活着。

“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喔，这下你真的会长针眼了。”刚从浴室走出来的他，仅在腰间围了条浴巾，洗完澡的身体饱含水气，光裸的上半身肌肉结实，好不性感、诱人。

尤其是他刻意摆了个具职业水准的撩人 pose。

“我刚敲了门，为何不应声？”梦雪撞见他刚“出浴”的模样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红。

她无法视而不见这情景，却又不愿把头转向。她可不想让他看扁，让他有话题取笑自己。于是，她睁着眼，故意装作无所谓，好似自己早已见惯了这种小场面。

“我没听到你的敲门声。”他的帅脸满是无辜，一语推翻她的兴师问罪。啧啧，明明鼻血都已经快喷出来了，还故意逞强，真是又倔又爱装酷的女孩子。见她一脸尴尬的痛苦模样，任无仇在心底快笑翻了。

“我明明敲得很大声，是你自己没听到。”她瞪他一眼，决定不再让自己的视觉受到蹂躏。“晚餐好了，姊姊邀请你一起吃。”匆匆去了这句话后，她满是狼狈地落荒而逃。

“真是可爱！”他笑得肚子发痛。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如此纯情的女人，在演艺圈混久了，他原以为纯情这两字早就绝迹了。

于是，在近似笑闹剧的开场下，无仇迅速换好衣服，满怀期待地赴餐去了。

“梦霏，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些了？”无仇一走进饭厅，亲切地问候静坐在餐椅上的病美人。“好……多了。”梦霏面对他突如其来的亲昵招呼，竟慌乱地不知所措。他直唤她梦霏，亲切无距离感的唤声深入人心扉。

“听说是你邀请我一起加入晚餐的，谢谢你让我有这个荣幸和美女用餐。”他的甜言蜜语根本不需草稿，温柔体贴的白马王子角色他演来得心应手。

“是小雪和我一起邀请你的，就当作我们两姊妹欢迎你加入的一点心意。”见他就坐在自己眼前谈笑风生，梦霏的心情跟着开朗起来。

“我真是受宠若惊，有两位大美女陪我吃饭呢。”无仇态度轻松自然，好似三人是多年的老朋友般。

一旁的梦雪对他的甜言蜜语可是毫不动心，她绷着脸，忙着张罗菜肴、添饭。

桌上的四菜一汤是她的精心杰作，全是梦霏喜爱的菜色。

“小雪，怎么啦？是不是人累了，你的脸色不大好耶。”不知情的梦霏见她青着一张脸，关心地问。

“没事。”她拿着饭勺，假装忙着添饭。

她怎能将在房内撞见无仇性感画面的事情告诉姊姊，方才的刺激过大，让她到现在都还余悸犹存，很害怕再和任无仇的目光对上。

“这种事情我来就行了，你先坐着吧。”不知何时，无仇已来到她身边。他很顺手地抢过她手中的饭勺，在她耳畔低声道。“你这种心不在焉的模样，会让你姊姊更担心的。”他别有所指的低语，嘴角扬起坏坏的微笑。

他的笑容在梦雪眼中看来，充满邪恶霸气。

“既然你想献殷勤，就让你献个够。”她闷着一肚子气，坐回饭桌上。

“小雪，你们两人怎么了？”梦霏闻得到两人之间的不寻常气息。

“没事啦，姊，你不用担心。”不忍见姊姊为自己而挂心，她终是撑着一张笑颜。

“小雪一定是没见过我这种大帅哥，所以才会心神不宁，你就别替她白担心了。”无仇边说边端着三碗饭，坐回两人面前。“饭多吃一些身体才会好，乖！”他将满满的一碗白饭放在梦霏面前。

“谢谢你。”梦霏心花怒放，有感于他体贴入微的服务。

“为什么我只有半碗饭？”放在梦雪面前的，却是少少的半碗白饭。

“我是为你好耶，你需要减肥喔。”他的视线落在她姣好的身材上，坏坏地一笑。

“你才需要减肥咧，自作聪明。”她不满地将他的饭碗和自己对调。“我又不是模特儿，不需要有那种瘦骨嶙峋的变态身材。”她瞪他一眼，无意中说到无仇的痛处。

身为演艺人员的他，需要相当注意自己的身材和食量。过去三个月来，在毫无工作量的悠闲情况下，他胖了不少，在以准备复出为大前提下，需要刻意减重的人的确是他。

于是，他不知不觉地沈默下来。

“无仇，你不要介意，小雪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反正饭煮一大锅，不可能不够的。”梦霏见气氛不对，好心好意地要帮他添饭。

“不用了，这半碗饭原本就是添给我自己的。刚刚只是和小雪开玩笑罢了！”惊觉自己无意中竟流露出真情绪，并且被梦霏发觉，他连忙恢复先前的轻浮角色，不正经地笑道。

“你一向吃这么少吗？”单纯的梦霏不疑有他，直问。

“因为最近体重一直增加，不克制食量不行，免得帅哥变成胖哥。”他故意傻笑，自圆其说。

尽说些废话……见他装疯卖傻，梦雪心中低骂一声。她才不吃他这套，她不像姊姊是温室中的花朵，很少有机会和外界接触，太过单纯好骗。

“既然如此，大家可以开动了。”梦霏笑着宣布。经过这场半碗饭的小插曲后，梦雪对无仇的反感更是暴增。

从没见过一个司机像他如此嚣张狂妄！这笔见面礼，她暂时记下了。

[上一页](#)    [回首页](#)    [下一页](#)

### 第三章

晚餐因为有任无仇的加入，使得单家原本一向沈闷的吃饭时间鲜活起来。

因为无仇，让一向不多话的梦霏一反常态，变得开朗许多。而向来扮演说话角色的梦雪，反而沈默下来。

看见姊姊和无仇聊得如此投机，她固然替梦霏感到开心，毕竟好久不曾见她展开笑颜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她心底却涌起一股不安的感觉。好似无仇的出现，将会破坏两姊妹平凡的生活，闯入她们的情感世界……梦雪边思索，边将洗好的碗放入烘碗机中，冷不防地，无仇忽然出现，让她吓了一跳。

“你作什么，干么不出声？”她的视线自碗槽拉起，责问身旁的他。

“我已唤了你不下三次，是你自己心不在焉，不知神游到哪里去了。”无仇拍了拍她的头，取笑道。

“我哪有，我刚洗好碗筷。”她刚刚发呆的样子大概被他看到了。真是，她忘了这屋里多了一个人。

“不问我找你有什么事？”他反问道。

“准没好事。”不问也罢。

“刚刚奶妈打电话来，是我接的喔。”他搭上她的肩，一副谄媚邀功样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将所有碗筷放妥后，她不屑地说道。

“奶妈说她会晚十天回来，要我好好照顾你和梦霏。”他甩甩头，故意耍帅。

“少骗人，你今天才刚报到，奶妈哪知道你。”她斜睨他一眼，顺便将他勾搭的手拉下。

“我刚刚和奶妈在电话上聊了三十分钟，我们已经变成好朋友了。”他臭屁地向她炫耀。

“尽会耍嘴皮子，把女人骗得团团转。”她闷哼一声，懒得理他。

“这么说，你也包括在内喽？”他拉住她的小手，硬是不肯让她离开。

“我才没那么笨，放手！”她狠狠地瞪他一眼。

“你……口是心非喔。”无仇顺势将她拥入怀中，语气忽然变得温柔。

“我才没有……放开……”她的语气转为不稳，心跳加快。他的眼眸有一股魔力，仿佛能看透人心，震慑心灵深处。

她就这样被他怀中的层层男性气息包围住，渐渐呼吸困难，双眸无法离开地望着他。

“我可以爱你吗？”他凝视她的眼，轻抚她的颊。

“什……么？”她直想往后退，却被他强而有力的双臂紧紧箝制住。

“愿不愿让我爱你？”他的一举一动就像是采花高手般，表现得既自然又轻松，而且……认真，完全不似之前的轻浮。

“你不再放手，我就要叫……”她未完的话被他吻去……从她湿柔的芳唇，直至雪白粉颈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无法思考，无法反抗，无法有任何的反应。

好久，他才轻放开她。

“你的唇好柔软，让我舍不得离开。”他又轻啄一下，满是怜惜。

“你——”她睁着眼，身子因激动而颤抖。

她不敢相信，这家伙竟如此肮脏、下流。他不但吻了她，还“咬”她……

“这是你的初吻，嗯——”见她惊慌失措，他很坏地取笑她。

“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过来……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。”她直往后退，脑袋空白一片。

她该如何是好？单凭她一个人的力量，根本无法反抗他。

“你真这么讨厌我？”他向前逼近，眼神隐含痛苦。

梦雪当场呆愣住。

有没有搞错，受伤害的人是她耶，怎么反而是他摆出一张受伤的脸孔？该哭的人应该是她，是她被他无理的侵犯。

强忍住心底的激动和惊愕，她捂着嘴，二话不说地想逃开。

“不要走！”无仇伸手挡下她的去路。

“你还想怎样？”含泪的眼满是恨意和怒气。

“让我爱你，好不好？”他认真的态度不似玩笑。“给我个机会爱你，直到……你额上的吻痕消失。”他一伸手，再度将她掳入怀中。

这突如其来的拥抱，让她透不过气，挣脱不开。就连挣扎抗议的言行，也被吞噬在他强大的力量之下。

“在你额上的吻痕消失之前，让我好好爱你。”还没来得及检视之前的伤口，他便又低头凑上，在她光滑的粉额上吻咬出一连串青紫记印。

之后的状况，她完全不记得了。在过度刺激的精神恍惚之下，她就这么昏厥在他怀中。

在他该死的怀中……

见她就这么倒在怀中不省人事，任无仇不禁相当佩服自己超强的魅力与演技。

刚刚那一段突如其来的场面，只不过是打发无聊的饭后小娱乐罢了。没想到这小妮子竟如此纯情，不过玩玩小亲亲，她竟然就昏了过去。唉，他的戏还没演完呢，真是伤脑筋。

无仇圈抱住昏迷的她，低望她俏丽的容颜。

他该如何唤醒她呢？是学睡美人吻醒她，还是抱她到床上，让她好好睡一觉。

伴随飞快的思绪，还来不及作出适当决定，单梦霏的声音远远传来。

“梦选 璿”娇柔的声音从一楼卧房传来。

“这次就先饶过你喽！”他低望怀中的梦雪，很坏地又啄了下她的红唇。这才慢条斯理地将她抱到客厅沙发上，让她好好休息。

“梦雪……”在梦霏踏出卧房前，他迅速地来到房内，举手投足风度翩翩。

“我能为你服务吗，梦霏公主？”演话剧似的，他夸张地表演着。

缓步向前，伸手弯腰，轻握起她的小手。

“小……梦呢？”她被他突来的闯入及温柔作风吓了一跳，不禁怯声起来。

“她现在正和奶妈讲电话，走不开。”他来到她床畔，一派温柔地凝视她。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被他一凝视，她还是慌乱不已，视线不知该往哪儿摆。只好盯着眼前的雪白被单，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。

“需要我为你服务吗？”“其实没什么事情，只是想要请她帮我擦一下湿头发。”梦霏语气依旧羞怯。

她刚梳洗完毕，头发还是湿漉漉的。这副衣衫不整、头发凌乱的模样，她实在不想让他瞧见。好糗喔！“不介意的话，我来帮你。”不待她点头，他已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干毛巾，手脚俐落地动手起来。

“不用——”她的话还没出口，便已被他温柔体贴的动作消音。

这不是她过去十二年来，日夜所盼望的情景吗？纵使酷似梦中情人的他并不是 Aroma，她宁可欺骗自己，相信站在身边的男人，确确实实就是他呵。

在无仇熟练且温柔的抚拭动作下，她不禁怦然心跳，红了眼。

“怎么了，我弄痛你了吗？”见她忽然红了双眼，他停下动作，半蹲跪在床前，柔声问。

“没有，是沙子……”她慌乱地别过头，仅着浴袍的身子暴露出雪白如膏的粉颈。

相当诱人。

“沙子？要不要紧？”他拉开她遮掩的双手，顺势将她逃避的身子拥入怀中，让她无处可逃。

“不要紧了……真的。”梦霏颤着声，无法如此近距离地面对他。耳畔是他诱人的低沉嗓音，鼻间是他充满男性气息的味道。从他手掌间传来的热情和温度，让她彻彻底底的丧失自我意识，无法控制那激动狂乱的心扉。

这个从天而降的男人，难不成是老天爷同情可怜她而赐予的？被病魔纠缠的这一生，她别无所求，亦无怨言，仅有的丝丝愿望，就是能够在病魔夺走她的生命前，和迷恋十二年的 Aroma 见面，与他谈一场小小的平凡恋爱……“你哭了？为什么？”沙子之谎言他当然是不信的，对于她这突如其来的眼泪，他倒是有些吃惊。

她哭的模样楚楚动人、可怜兮兮，怜悯之心无声无息地攻占他的心房。这两姊妹的性情虽不相同，纯情程度却相当一致。在他过去身经百战的悠久情史中，谈情的对象多半是演艺圈内的知名明星，就算不是谈情高手，也不

曾如此清纯，不食人间烟火啊！唉，有点棘手呢！虽然心底如此感叹，双手的动作却很熟练地将她拥紧，圈在怀中。

这场戏他得演得逼真，恋情的成功与否可是攸关他的演艺前途，不得不认真。

“无仇，你……真的不是 Aroma？”梦霏没有抗拒他突来的亲昵拥抱。她只是不想违背自己对他一见钟情的心意。

躺在他怀中，她好想哭。

“我是不是 Aroma，对你真的那么重要？”他瞅着无辜的眼低望她，温柔的双手轻抚她微湿长发，心底充满信心。他知道自己能够扮演好假情人这个角色，单梦霏的芳心不难到手。

“不是的，就算你不是 Aroma，我也不会改变对你的看法，只是……如果你真是 Aroma，我不希望你欺骗我，因为……”她为难地看着他。

“因为什么？”“因为……我会有罪恶感。”长长的眼帘下，是一双无所适从的美丽星眸。

“罪恶感？”他似懂非懂的低喃一声。“若我不是 Aroma，为何会让你有罪恶感？”他的演技实在一流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你当我没说。”梦霏没有勇气开口说出自己心底的感觉，只能摇头苦笑，无语带过。

“如果你认为我是你心目中的 Aroma，就把我当作他吧，顺从你自己心中的感觉和声音，如此，你才不会因罪恶感而痛苦。嗯？”任无仇轻搂着她，话语间满是疼惜。

他听得懂她心中的声音，只是他没有点明，也无意再刻意隐瞒自己的身分。

“我真的可以把你当作 Aroma？”她有些吃惊地反问。

“嗯，如果你真的认为我像极了她，我很乐意充当你的 Aroma。”他轻轻点头，若有似无的笑容深深迷惑她的心。

“无仇……”泪水倏地迷蒙她的眼。才第一天见面，为何他轻易地掳获她的心？她对他，或他对她，在今天之前，两人是完全不交集的平行线，如今，两线却紧密地交缠在一起。

老天爷真是在帮她还是别有所意呢？她对突来的缘分感到不安。

“好了，别想太多了，你应该要休息了。”他低头拭去她的泪水，笑着安慰。

“你的药还没吃，吃完才能睡喔。”他随手拿起放置在床头柜上的药丸和开水，体贴地交到她的手上。

桌上这些准备好的干毛巾、药和开水，想必是梦雪的功劳。对于她照顾姊姊的尽心和细心，他倒是挺敬佩的。

很顾家的女孩子。

在他一边思索一边观察的出神状况中，一旁的梦霏已乖乖地把药丸服下。

“无仇，你会不会嫌司机的工作太无聊，明天就离开了？”吃完药后，她不安地问。

梦霏的担忧其来有自。她总以为他的出现太过戏剧性，让她不由得怀疑它的真实性。

至今她仍不相信这个酷似 Aroma 的男人，竟会出现在她平淡贫乏、被



病魔缠身的生活中。

“不会，若我讨厌这份工作，我现在就不会往这里。”他接过水杯，语气是肯定的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好好休息。嗯？”他替她拉上被子，体贴的调整好枕头。举手投足间，散发标准情人的温柔魅力。

“嗯，晚安。”她柔顺地点头，带着甜美笑容闭上眼睛。吃下药后，她感到昏昏欲睡，眼皮愈来愈重。

“晚安。”无仇将灯光调小，临去前，在她额上轻轻一吻。之后，轻悄悄地离开卧房，带上房门。

他的晚安吻别无他意，只是很习惯性的反射动作，然而他这项无心举动，却让闭上眼的梦霏辗转反侧许久，直到药效发作，她才带着甜蜜笑容入梦。梦中，她穿着一袭雪白婚纱，和 Aroma 在美丽的小教堂，许下终生誓言。

梦雪无法相信，隔天一醒来，她竟然睡在自己房间的床铺上。抚着酸痛的颈部，她想起昨晚在厨房所发生的一切。昨天晚上那个不要脸的家伙……一想到昨天的种种，她的双颊倏地胀红，又气又急超身后，她身上的毛毯随着起身掉落在地毯上。昨天昏倒后，她的意识完全不清楚，自己是怎么倒在他怀中，又是怎么被抱回房里，她毫无印象。她望着自己身上被换穿的睡衣，一颗心凉到脚底。

该如何是好？任无仇那家伙第一天就如此嚣张狂妄，往后的日子还得了，若再让这个男人继续在这个家中住下，无疑是放了个大炸弹在家中。她自己被那色狼占便宜还不打紧，要是梦霏也受到牵连，她要如何跟天上的妈妈交代？任无仇的存在对单家而言简直是多余的，她们姊妹需要的是一个老实牢靠又守分的司机，而不是油嘴滑舌、光有外表的大色狼。

“梦霏！”听到房门外传来杂声，她忽然想到姊姊的人身安危。睡衣都没换，她大气不敢喘地冲出房门。

一出房间，眼前所见却让她差点没岔了气。

梦霏一身轻松地站在厨房，和身边的任无仇有说有笑。那色狼手中拿着锅铲，动作耍帅煎着蛋。

不过才一夜不见，姊姊和那家伙的感情何时如此亲近。这副场景要是被外人见到，定会以为他们是新婚不久的小两口。这…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望着眼前这突来的情景，她的脑袋隐隐抽痛。

“梦雪，你醒啦，早安！”无仇忙着准备早餐，却不忘他的机警。

他的招呼一打完，梦霏立刻奔过来，拉着她的手直嚷道：“梦雪，你知道吗，无仇他很会煮早餐呢，不但餐点做得好，就连你最喜欢的咖啡也煮得很棒呢。你说他厉不厉害？”梦霏那满是兴奋的笑容，让梦雪一度以为她已病愈，脱离久病的困扰。

她那如阳光般的甜美笑意，已好久不曾显现在脸上了。难不成是那家伙所带来的影响。

“姊，你不要用跑的，免得等一下病发。”原本准备兴师问罪的她，硬是把喉头的话语吞了下去。

她不忍破坏梦霏脸上难得的笑容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显然不适合开口赶这家伙走人，就等用完早餐，待芬霏不在场时，她再开口请他走人。

“一大早脸就臭臭的，怎么，昨晚作噩梦啦？是不是梦到男朋友跟别的

女人跑了。”不知何时，无仇已把煎蛋端上桌，不正经地取笑她。

“你才作噩梦咧！”她瞪他一眼，决定不理睬他。这男人狗嘴吐不出象牙，她才不要自己找气受。

“梦雪，昨天晚上奶妈是不是有打电话来，她怎么说啊？”虽然不懂两人为何火药味十足，她仍试图转移话题。

“她说要晚几天才会回来。是不是？”无仇故意抢话，依然是不正经的嘴脸。

“我会再和奶妈联络。”电话不是她接的，她完全不清楚。梦罪会这么问她，表示昨晚这色狼一定对梦罪撒了什么谎。这家伙满肚子坏水！“早餐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两位美女可以上座开动了。”无仇瞧见她两眼冒烟却又忍住怒气的滑稽模样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

那么可爱的一张脸，却扭曲得不成人样，真是可惜了她这张俏脸。

“我来不及上课了，不吃了。”梦雪气都气饱了，哪还有闲情逸致吃饭。要她对着这家伙的脸吃东西，不拉肚子才怪。

气呼呼地转身，正准备走回自己房间时，无仇却出声唤住了她。

“梦选 璿”他的声音敛起方才的不正经，充满诚意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她停下脚步，准备接受他的道歉。

“你这身小熊睡衣很可爱喔，很适合你呢。”他这话一出，可想而知，梦雪已是七窍生烟，只差没爆发罢了。

她不发一语，狠狠地瞪他一眼，气急败坏地跑回房去。

“无仇，你也觉得那小熊睡衣很可爱啊，那衣服是我送给梦雪的生日礼物呢。”一旁的梦罪对他的赞美感到心花怒放，她以为梦雪也会因此而相当开心，只不过她太过害羞，一时不知该如何表达情绪罢了。

“这里这么偏远，梦雪她都怎么去上课？”无仇请她入座，随口问道。

“她都自己开车去学校。”她替她感到心疼。“之前的那个司机离职后，就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接替人选，所以这半年来如果我要到医院定期检查，都是梦雪向学校请假，开车载我到医院。”说到这件事，原本开朗的神情顿时黯然。

“为何找不到适合的司机？依你们所开的待遇酬劳，不怕找不到好司机。”这问题他一直想问明白。

“因为……梦雪一直顾虑我的心情，她知道我对不熟悉的人怀有恐惧感，不喜欢家里有陌生人存在。”她幽幽地说。

“所以她刚刚看见我们两人在厨房玩得那么开心，她才会一脸惊讶？”他渐渐明白这个家的生活方式。

“嗯。”她点头。“别说是梦雪惊讶，就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可以和你如此亲近，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。”她同样感到不可思议。

“Aroma 对你来说，等于是老朋友了，不是吗？”他望着亲手做的满桌精致菜肴，却已毫无胃口。

这早餐是他特地为她所做，就算是为昨晚的刻意捉弄致歉。在任家时，他可是连手指头都不用动，就有三哥无情亲制约满桌佳肴可享用。平常不下厨的他，可是费了一番苦心才完成这早餐的，她怎能拍拍屁股就走人，毫不领情？“嗯，你说的没错。我一定是打从心底把你当成 Aroma 了，才能够如此轻松自然和你相处。”她微微一笑，并没发现他笑容底下的阴晴不定。

“我去叫梦雪吃饭，你可以先用。”他还是决定去敲门叫人，不服气的是

他潜意识中的大男人主义。

从未在女人面前栽过跟头的他，这次可因单梦雪碰了不少钉子，他偏不信，像他如此有男性魅力，并懂得取悦女性的男人，会一直被单梦雪排斥在外。

来到她房门前，他没有敲门就直接闯入。

理所当然，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他撞见了预料中的画面。

美人换衣图。

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听到开门声后，她下意识地回头一望。然后就是惊天动地的责问声。

“我敲过门了。”倚在门边的他，双手交抱，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。她的身材昨晚他就见过了，她实在没必要如此反应过度。不过，也因为这样的反应，才显现出她的可爱和纯情。

“你什么时候敲门的？”她拿着刚脱下的睡衣遮掩，怒问。

“现在。”他的手指象征性的在门边敲两下，俊帅的脸蛋满是戏谑。

“我懒得理你，出去！”她不客气地下逐客令。

这可是她生平第一遭赶人出门呢。都是这家伙，尽让她做些破坏气质的事情。

“吃完早餐后，我送你去学校。”他懒懒的视线落在她尚未穿裙的下半身，遮掩的睡衣根本遮不住姣好的身材。

“我自己会开车去学校，不用你送，你的工作不是送我上学。”她瞪他一眼，他的眼睛相当不安分。

“早上我检查过停在车库的那辆车，太久没开的结果，现在已经发不动了，必须送厂维修才行。”他无意多加解释，他做事向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。

“你自己难道没开车来吗？”她蹙眉追问。今天是梦霏要到医院检查的日子，原本想要利用完这家伙后再赶他回去，现在车子出了状况，势必会坏了她的既定计划。

他摇头。“我可是一路搭便车搭到这里来的。”昨天前来的路上，有不少香车美人愿意主动载他一里，在这个重视外在的时代，长得好看的男人或女人还是吃香的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送梦霏去医院就行了。”她拒绝的意思相当明显。

“今天的课很重要，不去不行。”他替她做了决定。

“你少管！”隐藏住心里的震撼，她冷眼以对。

为何他会知道她今天的课非上不可？今天轮到她负责作报告，若是无故缺席，铁定会影响她的毕业成绩。只是他为何会知道……她的眼底有着不解和怔然。

“赶快把衣服穿上，然后乖乖吃早餐，依我的开车技术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吃完早餐再出门。”他依然是一派轻松、不正经的嘴脸。

“滚出去！”回报他的是迎面而来的大枕头。

只可惜他的反应动作太快，枕头击到的是应声关上的房门。

超级大混蛋！她望着落下的枕头，气急败坏地低骂一声。

这个痞子似的男人，为何能轻易卸下姊姊慎备的芳心？就算酷似 Aroma 的他就是 Aroma 本人，她也不容许他如此嚣张、欺负人。她真不明白，她刚刚在厨房所看见的那一幕，究竟代表何种意义？姊姊和他……不会吧？不确

定的猜测如狂风暴雨般吹打她的心。

## 第四章

“姊，你真的确定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医院吗？”车子停在大学校区门口后，梦雪不放心地又问一次。

“嗯，有无仇陪我去医院就行了，你安心地去上课吧。等我检查完毕，我们会过来接你的。”梦囁隔着半敞的车窗，细心交代。

“不用来接我了，我可以自己叫车回去。”她冷冷地瞄他一眼，显然对驾驶座上的任无仇相当不谅解。

早上换好衣服后，为了赌气，也为了抗议，她无视满桌的丰盛早餐，滴水未沾的来到学校。以至于现在的胃很不舒服，空腹的胃肠在肚中作怪。

“这是我出门前做的海苔饭团，好好带着。”车子离去前，无仇从窗口丢出一个纸袋。

纸袋才刚到她的手，车子便已扬尘而去。

显然他无意给她可以拒绝的任何机会。

拿着手中的温热纸袋，梦雪呆立在校门口良久。这个来历不明的男人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竟然能将她的心思观感——看破，撇去他令人讨厌的那一面，他超乎常人的细心体贴及敏锐度，竟是如此撼动人心。她不讳言，刚刚接下饭团的那瞬间，她心底有一丝丝感动……只不过，一想到这男人昨晚的“兽行”，瞬燃的火气立刻取代那微不足道的感动。

今天晚上，她一定要开口请他走人！

顺利结束课堂报告后，梦雪一个人来到校园门口，准备招辆出租车。

正值一月的隆冬时刻，无情的刺骨风雨不断吹来，即便站在公车站亭下，没带雨伞的她早就全身湿透，不住地打着寒颤，头顶上的保暖毛帽根本于事无补。

平常习惯以车代步的梦雪，早就遗忘风吹雨打的通学日子，有辆小车代步，至少不必像她现在这般，任凭风雨欺凌。

在寒风中站立许久，完全招不到半辆出租车。看到自己这身狼狈样，她的火气不禁又落在任无仇身上。

要不是那家伙坚持送姊姊上医院，又没准备自己的座车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吹风淋雨。她今天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开口请他离开。

气闷的脑袋才刚下了决定，两声大大的喇叭声差点没震破她的耳朵。

蹙眉循声望去，在不远处，就看见她宝贝车的身影，还有那讨厌男人的恶心嘴脸。

“梦雪，帅哥来接你了！”随着大嗓门声，他的飞吻也热情地送上。

他这一喊，不但引起梦雪的关注，也吸引了校门口众多同学的注目。

这家伙怎么这样？他把这学校当作自己家门口啊？真受不了！梦雪拉低毛帽，装作不认识他，匆匆从公车亭往反方向走去。

“梦选 璿你这样会感冒的！”见她故意忽视他，他的声音更大了。同

时，车子迅速来个大回转，跟着她的脚步。

“我不是跟你说不用来接我了，你来做什么？”说话的同时，她瞧见几位面熟的长舌同学正往自己的方向经过，还投来好奇的眼光。

这下可好了，明天到学校，一定又是耳语满天飞。

她不禁又气又恼。

“梦霏提早检查完毕，我刚刚已经送她回家休息了。”才一到家，梦霏就立刻催促他来学校接人，真是姊妹情深。

“你竟然放她一个人在家，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？”她一听到姊姊独自在家，心脏差点没停了。

“梦霏不会有事的，她已经服过药，睡着了。”他将车子停下，示意她上车。

“要是她出了一点差错，我绝对不原谅你。”眼看雨愈下愈大，天色也渐渐暗然，经过短暂思索，梦雪还是不甘愿地坐进车内。

她实在不放心梦霏一人在家，得快点回去陪她才行。

“你太过度担心了，梦霏的身体状况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”他重新激活车子，踏下油门。

全身又湿又冷地进了车子，梦雪的情绪当然也是湿冷的。她不发一语坐在前座上，脑袋瓜正构思该如何跟他开口赶人，让他走得服服气气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今天的报告不顺利？”见她从上车后就脸色臭臭地沈默着，他还真是不大习惯。

“你别咒我行不行？”她白他一眼，对他的厌恶在此时达到极点。“你除了一张好看的脸蛋用来欺骗女人，还有不要脸的耍嘴皮子外，你还会什么？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得到司机这份工作，我要你立刻走人，没有必要再留在单家了。”可爱脸蛋下却有着愤怒的神情和故意刻薄的嘴。

无仇听到她的这番话，沈默了大约五秒。原以为他被她如此恶言相向，他一定会出言反驳或动怒的，然而他却摇摇头，只是勉强挤出一丝苦笑，不发一语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，难道我说的不对？”她不服气，他该生气的，为何他却如此沈得住气？他不该这么沈稳、冷静的。

“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这样的窝囊废、小白脸。”不自然的笑意下满是叹息和无奈。

他的坦然承认，反而让她欲爆的怒火不知该从何燃起。

“我要你今天走人。”她表明态度。

只要他愿意离开她的视线，这一、两天发生的事情她就不跟他计较了。

“梦雪，如果你赶我走，我就又失业了。”他的语气相当痛苦，紧握方向盘的手也变得冰冷。

“我管你失不失业，那是你的事情。”她别过视线，落在窗外约雨景上。

他平静的反应和低下姿态，让她凶狠不起来。此时此刻，她感觉自己好似在逼良为娼，沈重的罪恶感挤压在心头。

“已经快过年了，如果我又失业，我就没办法拿钱回家。”他哽咽着。借机磨练演技，扮演博取同情的可怜角色。

“那不关我的事。”她侧着脸，咬着唇，决心在动摇。从车窗倒影中，她好似看到这家伙泪眼盈眶，神情黯淡。怎么会这样？她相当吃惊。

“就算要赶我走，也请多收留我一晚，等明天天亮，我会立刻离开……”

他不再恳求了，这时候要是不退一步，只会引来反感，会得到反效果的。

“好，我答应你可以多留一晚。但是明天你一定得离开！”梦雪终究心太软，思想也太过单纯。她完全不知道此时此刻无仇心底的真正想法。

“谢了，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那么狠心。”笑容重现在他脸上，原本以为他正在开车，手脚应该不会乱来，但……“就算我答应多收留你一晚，你也不需要以吻道谢吧？”她声音颤抖，脸颊因他的吻微微抽动。

方才压下的怒火这会儿又熊熊燃起了……跟这家伙在一起，她简直无法控制失调的冷热情绪。

“我喜欢用身体的接触来表达我的喜怒哀乐。”他又恢复之前的轻松、不正经态度。

“用身体的接触……”她头痛地低喃。

他反复无常、收放自如的脸部表情，让一旁的她感到不可思议。

方才她瞥见的黯然神伤和眼泪，难不成是她的错觉？抑或是另一个他？那车窗倒影上的落寞男人，以及现在嬉皮笑脸的他，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任无仇？他那极端对立的分明个性，令她淡然面具下的芳心染上些许迷惘……

“姊，今天的例行检查如何？医生怎么说？”一进屋子，还没换下身上的湿衣物，梦雪便直奔梦霏的卧房。见她已经转醒，便来到床边关心询问。

“医生说我一正常，只要不要太过劳累，心脏便不会有问题的。”见梦雪回来，梦霏相当开心。

从小，她就很害怕一个人独处的孤单感觉。这些年要不是梦雪一直陪伴自己，她绝对无法从病痛中撑过来，梦雪早已成为她的精神支柱。

“姊，太好了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梦雪见她脸色不错，也替她感到高兴，也就没将她昨天突来的不舒服放在心上了。

“梦雪，你怎么全身湿答答的，怎么回事？”见她一身湿，她心疼地问。

“外头下大雨呀，躲都来不及躲。”梦雪语气略带抱怨地回答。

“还不快去冲澡换衣服，这样会感冒的。”梦霏笑着轻声催促道。

这些年一直都是梦雪在照顾她，但梦雪却不太会照顾自己。或许应该说，梦雪为了照顾她，往往忽略掉自己的需求。所以，这些年她一直觉得对妹妹有所亏欠。

“知道了，我立刻去洗澡。”见她精神很好，她这才安心地走出卧房，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谁知，就在房间走廊上碰上了任无仇。

他刚从车库回来，手上还拿着一叠报纸。

“嗨！”撞见她，他很自然地同她打了声招呼。

她的反应则是呆视。

她真的不习惯他这种相当洋化的人际态度。拥抱、亲颊、嗨来嗨去的……最该死的是，他好象忘了她刚刚在车上所说的一切恶言。

明明她故意要赶他走，为何也能够如此平静、彷彿什么事都没发生地面对她？她不明白，这男人内心深处是以何种身分态度看待她的？她实在很想知道。

“怎么呆呆的，我在跟你打招呼呢？”他的手掌在她眼前晃了下，不正经地说道。

“你拿报纸做什么？”见他腋下夹了一叠报纸，她问。借机转移话题和情绪。

“当然是找工作啦。”他有些无奈地说。

“那也没必要往姊姊的房间跑吧？”责问之意相当明显。梦霏的房间就在几步之遥，他的行动相当可疑。

“我问候一下她没有罪吧？”他一脸无辜地瞅着她看。

“我不许你接近姊姊。”语气相当严肃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挑眉问道。

“你身分不明，谁知道你接近姊姊有什么企图？”她冷冷地打量他。

“喔，对我的真实身分好奇起来了？还是……因为我对梦霏特别体贴照顾，你吃醋了？”他紧瞅她神情的任何微妙变化。

当从他瞬变的脸色找到所要的答案时，他嘴角微扬，浮现出的迷人笑容掺杂着骄傲。

“哼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就算你真是 Aroma，我也不会因此而吃醋的。真是不知轻重的家伙！”或许是被说中的心思，也许是他的笑容太过感人，更可能是她身上的湿衣服让她很不舒服，她匆忙地别开视线，直往自己房间走去。

静望她夺门而入的高挑背影，无仇也在同时暗下一个决定。

他很清楚，为了不让无辜的局外人也卷入这场游戏中，这场角色扮演的爱情游戏势必得速战速决。梦雪的出现，让他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乐趣，但也因此，她的存在极有可能成为往后阻碍他的唯一绊脚石。

他得加快脚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

梳理完毕后，梦雪果然轻松许多。穿着休闲的棉质家居服，她坐在纯白的单人床上，手里拿着电话拨号。

按下的号码是她不熟悉的，甚至她从未尝试过。

对方的大哥大无人接听，直接跳到语音信箱。

语音信箱中的声音，她许久不曾听到。听完对方简短的留言后，她失望地将电话线挂断，无意再尝试换拨另一个号码。

她联络不上舅舅官介珩，语音信箱的简短留言显示他人正在日本，请改打东京分公司的专线电话。

联络不上舅舅，如此一来，她就无法亲口问他有关任无仇的身分问题。她一直以为，无仇既然是舅舅透过关系找来的，他势必对那家伙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。不然，舅舅不会冒险让来历不明的人住在毫无男丁的单家。

她怀疑的是，以任无仇的身高和长相，加上舅舅为演艺圈经纪人的敏感身分，任无仇实为艺人的机率相当大。也就是，她怀疑任无仇就是 Aroma，Aroma 就是任无仇。

当然，在未得到官介珩的证实之前，她所猜测的答案仅是假设。不过，她实在没有耐心等到找着官介珩。明天一早，待任无仇离去后，所有猜疑将成为心底的永远之谜，她可不希望自己最后还怀着疑问走进棺材。她想要的答案，势必得靠自己去寻找喽。

灵光一现，她立刻从床上跳起，准备靠自己的力量，找到任无仇的身分之谜。

偷偷去他房间搜秘，就这么办！

梦雪的个性一直是行动派。

当天晚上，乘任无仇在浴室洗澡时，梦雪来到无仇暂栖的客房，偷偷潜入。

素雅简单的客房内，除多了一只黑背袋，及两、三件凌散的衣物外，并没有多大改变。

这家伙行李带得少，也省得她翻箱倒柜。

二话不说，她来到床头柜前，动手拿起背袋翻搜着。

背袋中的东西琳琅满目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外，还有一台 CD 随身听、几件口香糖、机票、护照、几件日文 CD、一台袖珍精巧的大哥大，以及一袋内容不明的牛皮资料袋……掠过其它随身物品，梦雪直接拿出他的护照以及那只牛皮纸袋。

取出东西的同时，她还特地回头注意一下浴室的状况，确定里头的淋浴水声依然存在后，这才安心地回过头来。

她先翻阅手中的绿色护照，读取上面的登录资料及照片。

那家伙的确叫做任无仇，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四日出生。护照本上布满各国的出入境章印，显示这家伙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，尤其是日本，出入境的次数远远超过台湾。

一个司机不需要有如此丰富的出国经验吧？她对他的怀疑更深了。

这家伙之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专心思索让她忽略身边的状况。就在她放下手中护照，准备取出牛皮袋中的资料时，忽地，一双魔手出其不意的从身后搂上她，双双箝制住她取物的动作。

“你三更半夜不睡，跑到我房间作什么？”任无仇的声音在她耳畔低喃，强而有力的双臂紧紧圈住她，令她动弹不得。

手中的资料袋随之掉落在床畔。

该死，不过才稍一闪神，她竟然没发现这家伙何时从浴室出来。

“这不是我的护照吗？你找它有事？”他没有放手的意思，温热的手掌在她身上又搂又抱，近距离的说话热气搔得她的粉颈一阵酥麻。

刚洗完澡的热气包围她全身。这家伙……赤裸着身体？她全身僵硬，脑袋一片空白。

“怎么？作贼心虚，被吓呆啦？”他很坏地拉起她的手，很自然地亲啄了下。

这男人毫无可取之处，唯一的优点，就是他的“色相”。他光裸的手臂紧紧箍住她，极富弹性的臂肌狠狠压迫住她的视觉神经。

“我……”她咽了下口水，完全无法思考，眼珠子不知道该往哪里摆。

“又不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裸体？还会害羞啊！”他很坏地又取笑她，同时反手一抓，通她面对着他。

这下，她再怎么躲，也躲不掉了。

她那嫣红的火烫脸蛋，一览无遗地落入他的视线中。

他的笑意更浓了。

“喜欢我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需要偷偷摸摸地了解我。”他替她找了个台阶下，同时伸手取走她手上的护照。

“谁喜欢你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。”她想挣脱他的怀抱，却无能为力。

她感觉得到，掉落在地的资料袋一定有她所要的答案。可恶，只差一



步她就可以解开谜底了。她的脚恰巧踩到那纸袋，功败垂成令她相当不甘。

“别对自己撒谎，喜欢一个人不是什么坏事，不需要刻意隐瞒。”他低头凝视她，眼神爱得深邃温柔。

“你……放手……”她的语气相当不稳。他那刚沐浴完的体香味直窜进她脑海中，诱惑着她无法抗拒的理智力。

“你再不坦白就不可爱了。”他稍稍松弛力道，却仍轻圈住她。

无仇很清楚自己现在的优势。他那当过服装模特儿的特优身材，当然和一般男人不同。情场老手的女人都无法抗拒他的诱惑力，更遑论她这不懂世事的小丫头。

他故意给的感官刺激对她来说显得大过猛烈。

至于为何故意给她刺激？只因他喜欢见她慌乱无措的模样。

“才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对你跟本没有意思！你误会了。”她试图挣脱他。趁他力道稍减，她连忙蹲下身来，伸手捡起那神秘纸袋。

“才稍稍放开你，就不乖了。”他当然没有给她可以打开纸袋的机会。他一伸手，便将她高高抱起，一起翻滚到床上。

两人翻滚时，围在他腰际的浴巾跟着滑落，互相挤压的肌肤之亲仅仅隔着她的单薄衣衫。而好不容易到手的纸袋，也随着翻滚而掉落。

该死，就差一点点。她懊恼地咬着牙，同时为自己不妙的处境感到心慌。

“你想要知道什么，直接问我就行了。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，不适合你。”他边说边动手。瞬间，资料袋已被他抛到离床好几公尺的距离外。听得出，他的声音隐忍着些许不悦。这可是她第一次见他变脸。

“本来嘛，是你自己不对，没有诚实表明身分，怎能怪我行为不光明——”她死命想要挣脱两人的亲密空间，却动也动不了。他身体的重量压她压得死死的，就连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。

“我哪一点做得不好，让你不信任我？”他诱人的眼直视着她，迫近的距离让两人眼中只容下彼此。

她惊愕的晶眸映着他受伤的眼。

又来了，这个空有外表、行为不正经的男人，又露出迷惑人心的另一面。真正的他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？天降的迷惑包围住她的心。

为何她对他产生好奇，难道真如他所说，她喜欢上他了？要不，还有其它的藉口、原因吗？“姊姊她是个相当单纯的人，我不希望你伤害她。”她定定地回视他，语气坚定。

“真的只是因为梦霏的缘故？你潜入我房内的动机，不该只是如此吧。”他的唇几乎快凑上她了，她急促的呼吸声清晰可闻。

“你起来行不行？我不能呼吸了。”她刻意岔开话题，拒绝面对自己心底的声音。

而他，显然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
“梦雪，有些事情你没有身在其中，你是无法了解的。一个人会不会伤害到另一个人，不是说 no 就是 no，很多时候，伤害往往在无意中造成，就连当事人也毫不自知，或者……对方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他伏趴在她软玉温香的躯体上，头倚着她的肩，附在耳畔低喃。

她看不见他此时的表情。

他刻意不让她看见。

“无仇……”她不知该说什么，这是他第一次唤她梦雪，而且是第一次说出人模人样的人话。如此善变的多样面貌，真是他不定个性中的主要因子？“让我这样趴着休息，一下下就好……”他不曾再抬起头，只是紧紧依附在她身上，声音是无力的。就像婴孩刚出生般，卷缩且安心地依靠，却无法言语。

“你——”她找不到可以拒绝的勇气。那僵硬冰冷的身子在他温暖体温的传递下，渐渐松弛下来。而原本纠结一起的心绪，似乎找到了线头。

她有些了解他了。那放荡不羁的外表下，却深隐着一颗最容易受伤的心，难道这就是这男人原来的自我？她低望他，时间一分一秒流逝。

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夜晚。

她之前想要搜寻的答案，早已被他的诱惑力抛到九霄云外。

## 第五章

原本以为，当她隔天一觉醒来，他该早已收拾好行李，乖乖自动离去。没想到，一个好好的周末假期，就在她走出自己卧房时，正式宣告结束。

他懒懒地斜躺在客厅沙发椅上，一双修长的腿搁置在玻璃茶几上，身体伸展成相当舒服的姿态和角度。

他确实的好身材毋庸置疑，俊美的脸蛋也不因邋遢而失色。

松垮的黑色单扣衬衫拉在水蓝色牛仔裤头外，陪衬的是一头刘海过眼的茶色长发及新生胡渣。

上帝真是不公平，长得好看的男人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就连邋里邋遢的姿态也有不修边幅的堕落美感。

他抽烟的姿态，充分展现骨子中不安的骚动血液。双指挺直地挟着烟，蹙眉沉默，徐徐吐出一口白烟。

异常造作却又自然。

他的潇洒建筑在他毫不修饰的坏魅力之中。

这个男人有使坏的本钱呵！

她冷灼的视线自烟雾弥漫的客厅抽回，开始思索该如何面对他及昨晚的自己。

昨夜，他“压趴”在她身上睡着了。

只休息一下下的结果，却使她花费吃奶力无让自己从他身下移出，然后乘他睡着取走那袋资料。

结果是令人失望的，袋中所装的是一张彩色的台湾地图，并不是和他身分有关的秘密资料。又累又恼地离开后，她直接回房睡觉，直到今天中午。

原以为他已经离开了，结果……“小猪，睡到中午才起床，梦霏和我肚子都快要饿扁了。”他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。

他终是发现她的存在了。

“不应该还在这里的人，有什么权利这么抱怨。”她冷哼一声，搜寻梦霏的身影。

平常都是奶妈负责料理三餐和家务，所以周末假日她没有早起的习惯。

加上昨夜和他折腾了许久，精神和肌肉过度紧绷，害得她睡得不省人事。

罪魁祸首还敢跟她抱怨没饭吃！真是……“梦霏在厨房，正在为我准备爱心午餐呢。”他捻熄手上的烟，懒懒地站了起来，伸了个大懒腰。

他宽阔的肩部线条相当漂亮，如希腊雕像般。

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？”她无视他的慵懒，开门见山地冷冷质问。

“我为什么在这里？你怎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？”他的反应好似毫不知情般的无辜。

“你昨天说过，今天一早就要离开的。怎么，想不认帐？”见他耍赖，她的血压开始升高。

果然，她昨天就应该把他赶出去，不该心软多收留他一晚的。

后悔之心乍时燃起。

“我去看看梦霏。”完全无视她的质问，他轻轻地丢下这句话，大摇大摆往厨房走去。

“站——”话还没出口，手长脚长的他便已轻步入厨房。

梦雪气急败坏。

可恶！他又恢复昨夜之前的无耻行径。

“梦雪，起床啦，我午饭快准备好喽，换好衣服后可以洗手吃饭了！”梦霏笑吟吟的声音从厨房传来，她探头，朝客厅轻喊。

“姊，你不需要煮饭，那对你的身体不好。”将方才的不愉快忍在心底，她来到厨房。身上的睡衣还没换掉，是因为没想到还会再见到任无仇。家中多一个外人，总是多一份不便。

“没关系的，我好久没下厨房了，动一动也好，况且我想请无仇尝嗜我的手艺。”她手拿着锅铲，漾着一脸幸福笑容。

“姊……”梦雪望着她的笑意，复杂的情绪从心底涌出。

“别把我想得和以前一样弱不禁风，我现在的身体好很多了。饭菜已经弄好了，可以准备用餐了。”她一脸笑意安慰妹妹。

至于一旁的任无仇，刚是一边听着两姊妹对话，一边忙着摆碗筷。

哼！转身回房前，她先心不甘情不愿地瞪了无仇一眼。而他，只是忙着摆碗筷、端白饭，对她的不友善视若无睹。

她更火大了！

这家伙一向机灵，怎么这时候神经就变得大条起来。

美好的星期天上午，就这么硬生生地被这痞子给破坏掉了。

“美好的星期天耶，你没有节目啊？”吃过午饭，乘着梦霏服完药睡午觉的空档，无仇来到小木屋的露天阳台，“骚扰”正在看书的她。

梦雪两只脚交叉跨在栏杆上，连眼都懒得抬。

她无视他的存在，更有意忽略他的问题。

“没见过像你这么用功的大学生呢，在日本，大学生都挺混的。”他将手上的茶具、茶食搁在木几上，显然有意以下午茶讨好她。或者，同她赔罪。

“日本？”她的视线总算稍稍抬起。

他的这句话显得可疑，听他的语气，好似对日本相当熟悉。

“是啊，我念大学时，大家都这么说日本大学生很轻松、很好混的。”他捏了把冷汗，对自己的走漏口风感到不可思议。和她在一起，他的戒心便减低了许多，不得不慎啊！

“是吗？”她怀疑地反问一句。“你念哪一所大学？”“我……”被她追问的哑口无言。他要是照实说出来，身分不就泄了底，要他随便掰一句，他又对台湾的大学毫不了解，不知该从何掰起。

“说不出来了吧？这年头没有大学资历的确是挺丢人的，但也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，给自己找脸丢。”她懒懒地将视线拉回，将手上的外国大学资料缓缓合起。被他一搅和，她也没心情翻书了。

“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念的是私立大学的最高学府。”他颇自豪的表示。

当年，经由日本“艺能人”推荐入学的方法，他经过特别征选考试，进入早稻田大学就读，日本数一数二的私立名校。

“不管你是不是大学毕业，现在你只是一名司机，这是事实。”她很坏心地取笑他，提醒他身为下人的可卑身分。

“能够在两位美女身边服务，是我的荣幸。”他将一杯泡好的煎茶递上。这壶内的茶叶可是他特地从日本带来的。

“日本茶，我不喝。”她凑鼻仅闻了下，便嫌恶地放下。

“你对日本有很深的歧见喔。”见她存心不领情，他只好无趣地自喝自的。

“不是我有歧见，而是你崇日媚外。”她蹙眉望着几上的京果子，后悔昨晚在慌乱中为何没瞧清楚他最后一次的出入境，如此，或许可以稍解他的身分之谜。

“你不喜欢日本人？”他可以强烈感觉到。

“不关你的事！”她闷哼一声，从藤椅上站了起来。

“梦雪，坐下来陪我喝杯茶嘛，你要是真不喜欢这种茶叶，我去帮你弄壶新的就是了。”他丢下男性尊严嬉皮笑脸的陪笑撒娇。

“我要伯爵茶，还要现做的 scone 英国松饼。”她故意出题为难他。

“scone 啊……”他沈思了一会儿。“没问题，我马上去弄。等我啊！”他轻松一笑，手脚俐落地跳过茶几，往厨房方向走去。

对于自己故意为难的要求，他竟毫不犹豫的答应，她倒是有些怔然了，他明明可以把头一摇，不必理会自己过分的为难啊！

梦雪无法理解他点头下的动机。于是她跟着起身，蹑手蹑脚的偷偷来到厨房的玄关旁。这家伙要是聪明的话，可以翻翻厨房的那一本食谱，里头有 scone 的制作方法。如果他原本就会制作这种英式点心，那么她打从心底佩服他。

“喂，三哥，我无仇，我要问你 scone 的作法……”他没有翻书，也没有立刻动手下厨，而是拨了通电话，询问制作方法。

躲在玄关旁的梦雪，则是有些惊愕地静站一旁聆听。这个全身谜样的男人又让她无法压抑的好奇深深沦陷……“我现在很安全，你不必担心，等手边的事情忙完了，我自然会回去。拜！”经过简短的谈话，他很快地挂上电话，开始准备制作松饼的必须材料。

一旁偷听的梦雪，怔愣好一会儿，之后出其不意的发出声响，来到他身边。“你刚刚打电话给谁？”她问，相当好奇的。

“我三哥。”他据实以答。

“你三哥会做英式松饼？”“三哥会做的东西可多呢，他的厨艺足以媲美饭店的一流厨师。”他得意地揉着面团，动作挺熟练的。

在他闪着挚情眼中，她找不到可以反驳的空间。因此她沈默下来，静静凝视他揉面团的认真神情。

记得以前奶妈曾经跟她们说过，要论断一个男人，可以从他做菜时的态度评断起。

一个男人若能全心专注于厨艺上，那么，他对于感情的态度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真的是这样吗？依照这家伙下厨的专注神情，她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对感情同样认真的男人。

“你如果闲着没事，可以帮我忙喔。”见她神情万变地直打量自己，他微微回过头，帅帅一笑。

“你要我帮什么忙？”被他一凝视，她心慌意乱地收回自己的视线。很意外的，她竟没有拒绝他。

“你可以帮我捏捏肩，或者捏捏背。”他用着沾满面粉的手，轻轻拍打她的脸，乱不正经地笑着。

“我脑筋还很正常，不会帮你忙的。”她没好气地瞪他一眼，将他摸满脸颊的面粉回敬给他。

于是，玩闹之中，两人都变成了小白脸。

“限你二十分钟之内作好 scone，不然你等着自己喝午茶。”自知再玩闹下去，厨房将不可收拾，于是她匆匆休战，留着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让他收拾。

“只怕你吃到我绝佳的手艺，会对我另眼看待，甘拜下风。”他抹去脸上的面粉，得意洋洋的夸口。

“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，别做梦了。”她泼他一头冷水，一身狼狈地走出厨房战场。

这个老男人，能屈能伸、童心未泯的程度超过她的想象。如果奶妈之前告诫的话具可信度，那么任无仇真是一个专注不贰的深情男人？恐怕奶妈是说错了……

“姊，好吃的松饼喔，要不要来一块？”梦雪依然在阳台上看书，身边少了一个黏人的家伙，轻松自在许多。

“怎么忽然想到要吃松饼？是不是太久没有做点心，忍不住手痒了？”梦霏午觉醒来，就闻到满屋子的烤饼香，真令人怀念。

“这些是任无仇亲手烤的，味道相当正点喔。”她将双人座的藤椅挪出一个空间，让午觉醒来的姊姊坐下。

“他人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”梦霏相当在意他。

“他去小镇的超市买晚餐要用的菜，一会儿应该就会回来了。”她边抹果酱边回答。

做好松饼后，无仇就匆忙离开了，连喝一口茶的喘息时间都没有。他啊，也真是奇怪的人，明明说想跟她一起喝午茶的。

“买菜是奶妈的工作，要无仇负责这项工作不好吧。”梦霏不忍心地低喃道。

“我可没有逼他，是他自动自发的。”她连忙喊冤。是他不知哪根筋不对，突然勤奋起来。“在奶妈回来之前，我们还是请个钟点女佣吧，不然家里实在很不方便。”梦霏心疼妹妹的辛苦及无仇的无辜。

“不用啦，反正奶妈再过几天就回来了，这几天我多花些时间料理家务就可以了。”梦霏不喜爱和陌生人接触，若是勉强请人来帮忙，恐怕只会节外生枝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她犹疑着，不知该坚持与否。

“梦雪说的没错，奶妈的工作就由我和梦雪来分摊就打了。你不需要挂心！”不知何时，无仇已经从外面回来了。他提着大包小包的民生必需品及食物，顶着一身风尘回来。

“无仇，外面风很大吧。”梦霏见他一头乱发，相当心疼。

当初也是在考量海边风大的情况下，特地在木屋的露天阳台上加装强化玻璃，免得冬天一到，足不出户的梦霏无法欣赏外面的景色。

“还好，我这么大的一个人是吹不走的。哪，这花送你。”他从袋中取出一束纯白的玛格丽特，体贴的送给她。

梦霏惊喜的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梦雪则是冷眼看他的殷勤。

“这花真是你要送我的？”她从未收过男孩子的花束，接到他递来的花时，感动得泪眼盈眶。

“嗯，祝你圣诞节快乐。”他点头，眼底十足温柔。

“尽会耍手段骗女孩子。”梦雪低喃一声，从藤椅上站起。

真是看不下去了，这俊男美女画面搭在一起，简直完美的不象话，若对方是个来历清楚的家伙，她一定会替梦霏感到开心。任无仇来历不明，是她无法安心替梦霏高兴的主因啊……纵使身为双胞胎妹妹的她，强烈感受到梦霏对无仇的好感及心意。

“我去准备晚饭。”她不忍破坏两人的美好画面，自顾自地起身离去。

“梦……”梦霏想出声唤她，却被无仇打断。

“喜不喜欢这花？我特地挑选的喔，第一眼看到这花时，我就联想到你，于是就毫不考虑的买下来。”无仇笑着问她，半蹲半跪的倚在藤椅旁。

“嗯，我很喜欢。”梦霏的注意力被他吸引，梦雪的事也就无心去分神了。

“明天是耶诞夜呢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想做的？”他就近帮她在一块松饼上抹了鲜奶油，亲昵地送到她嘴里。

起先，梦霏还有些犹疑，这是第一次她和男人如此亲昵呢。

但，终究敌不过无仇体贴入微的服务和魅力，她羞涩地张开小嘴，幸福满溢地接受他的殷勤。

“好不好吃？这些松饼是我亲手特地为你做的。”他伸手替她抹去嘴角奶油，眼神魅惑地凝视她。

“无仇你……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们不过才认识几天……”梦霏被他的一言一行所感动。就算他不是 Aroma，他只是一位长得像极她梦中情人的男人，她对他的喜爱依然无法自拔。她喜爱他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，而他呢？为何如此善待她，对她如此温柔体贴？她不明白呀！

“你会明白的，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”无仇轻轻在她颊上一吻，吻去她嘴角边的鲜奶油，也吻去她所有的疑虑……梦霏知道，她自己是彻彻底底沦陷在无仇的柔情中了。

而早一步离开的梦雪，则伫立在客厅玄关，静听一切，她无声无息地倚着厅柜，任由热泪滑过脸颊。

她不明白，她是替梦霏觅得幸福感到开心而流泪，还是为自己两难的处境感到可悲。

不迷恋 Aroma 的她，何时开始，她的视线竟也跟着无仇移转？倔强的她不愿承认，她和梦霏一样，对无仇动了心。

她不确定自己的感情，这莫名的情感令她心慌无措又痛苦……感情处子的她真的不明白呵！

“姊，我去学校喽。”隔天一早，梦雪一如往常，准备到学校上课。

“梦雪，今天要早点回来喔，今天是耶诞夜呢，无仇说他会准备耶诞大餐来庆祝。”梦霏细心交代。

“姊，今天学校有耶诞活动，我可能赶不回来吃晚饭。你就和无仇两人先吃吧！拜！”不等梦霏把话说完，梦雪便急急忙忙地夺门而出。

还好家里的车子已经修好了，今天她可以开自己的小车出门，不必再有和无仇共车的顾虑。

她迅速来到车库，热车的空档，无仇的声音从车库后传来。一回头，他已站在车窗外，丢了一袋东西给她。

“你的早餐，记得要吃完，不然回来罚你亲我两下。”他不正经地把食物交到她手中，依然嬉皮笑脸。

“我……今晚不回来了，我有节目……”她吞吐地把话说完，不待他说话，便踏上油门，飞快地将车开出去。

望着她不自然的逃避方法，无仇一言不发地站在车库内，他心底决定，这出故事是该提早落幕的时候了。

过了今夜，他将功成身退，彻底脱离这个令他憎恶的白马王子角色。而明天，就是 Aroma 可以重返演艺圈的重要时刻了！

## 第六章

“单梦雪，耶诞舞会都结束了，还不回去啊？”耶诞舞会活动甫结束，人潮散去，校门口只剩下少数几人。

“我在等人。”梦雪轻应一句。

大学四年下来，她对学校的印象，仅止于课堂和图书馆，学校的活动她甚少参加也无意参与。原因无他，通常一有时间，她就是待在家中陪梦霏，也因此同学眼中她是个独来独往、沈默寡言的人。

“等人？是不是等上次开车追你的那个家伙？”对方忽然问道。

“才不是呢，我根本不认识她。”她立刻否认。果然，下雨天的那件事情真的传得满城风雨。

“小心喔，这么晚了，学校很危险的。说不定我们学校附近的 XX 之狼会偷偷潜入校园。”女同学警告她。

“谢谢你喔，你自己也要小心。”她没好气地回敬一句。

“我不用担心，我男朋友会保护我。”女同学炫耀似的回她话，同时把身边的男友秀给她看。

“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过是个毛头小子罢了。”见他们两人手牵手地离开，她不屑地冷哼一声。

“梦雪？”忽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唤起。

“学长。”她回头，远远就见陈庆甫自门口方向是来。

“对不起，等很久了吧？”陈庆甫一脸书卷气息，长相并不突出的他，谈吐间隐露着学者气质。

“不会啦，舞会刚结束，我也才出来不久而已。”她回答，脸上的笑容是面对无仇时所不曾有的轻松和自然。

“我很意外，你竟然会想要参加耶诞舞会，你不是一向对这种活动敬谢不敏？怎么会忽然想参加？你舍得放你姊姊一人在家啊？”他同她一起走在往停车场的阴暗小径上。

天寒地冻的十二月天，除了湿冷还是湿冷。

“我姊姊她……今晚有人陪她。”她的神情黯淡下来，隐在黑暗中。

“你是说，已经找到可以照顾你姊姊一辈子的人。”陈庆甫的眼闪着兴奋光芒，那是冷静他罕见且少有的神情。

“只是暂时啦，还不一定是一辈子。”她的语气比他冷静许多。

她可以理解他此刻的心情，她实在不愿扫他的兴，但事实就是事实，不是说改就可以改。

“如果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，你今天找我出来，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？”陈庆甫沈下声问。

“我……”“你知道，我已经等了你四年，当初放弃国外硕士的入学资格，留在国内，为的就是等你毕业，和我一起到国外定居求学。再过几个月，等念完硕士，我就要到美国去拿生物博士，这一去，五、六年跑不掉的，我可没有耐心待在国外慢慢等你做决定。”“我知道，这我都知道。”“你不明白，如果你真明白我对你的心意，你就不会让我苦等这几年。”她默然了。不知该如何面对他的咄咄逼问。

“你说话啊！”“学长，我……我今天不是想找你吵架才来的。”“不要叫我学长，我背负这个称呼已经够久、够累了。”“如果你硬是逼我做下决定，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了，就当今天没有找你出来。”“梦雪……等等！”他拉住她的手，紧紧地拉下她的去意。“我们已经整整三个月没见面了，我心底好痛苦……所以才会对你发脾气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……”他的手紧握住她的，死命地握住。深怕他一松手，她就消失无踪。

“我还是无法跟你一起到国外念书。我放不下梦霏……”她断然地拒绝他，狠心地割断他对她多年的单相思。

“就这样？你今晚跟我碰面，为的就是回绝我。”“没错，除非梦霏找到终身依靠，不然我会一辈子陪在她身边，我绝不会只顾着自己幸福而放弃她的。”她坚定地看着他。“我很抱歉，两年前你向我告白时，我就该拒绝你的。我原以为我们就算当不成情人，还是当好朋友的。我错了，真的很抱歉……”“你连我这个朋友也不要了？”他惊愕地看着她。

“除非你改变自己看待找的态度，不然我们会连朋友也作不成的。”她不喜欢他视她为未来妻子的主观看法。他们两人什么都不是，四年来仅止于学长学妹的单纯关系，而他却对他的感情相当有自信，正如同对他的学业及事业投，存有相当的自负和信心。

“你一定是有了其它的男人……是那个男人对不对？那个几天前在雨天开着车追着你的陌生男人。”他一语惊人，抓着她的手问。

“我不懂你说什么……”她心虚地别过视线，手腕被他抓得好痛。

“你说谎，已经有人告诉我，几天前一个痞子开着你的车，和你一起往回家的方向驶去。说，那个男人是谁，你为什么让他开你的车，送你回去？”

“他……就是今晚陪在姊姊身边的人……”她咬着唇，眼睛含泪的咬声回答。

“梦雪……”他知道自己怒气来得大突兀，在没弄清楚真相的情形下，



他深深地伤害了她。

“这样你满意了吧，放手！”她狠狠地命令道，不愿让他见到自己的泪水。

自她新生入学来，陈庆甫便一直照顾她，视她如妹妹般疼爱。四年来，他是自己在家中和学校间唯一可以喘息的空间。三年前，他向她告白，表明爱慕她的心意，而她只是以维持现状的态度要他明白，直到三个月前，他提出邀她一起到国外留学进修的计划，她才明了事情的严重性——他以间接的方式跟她求婚。

这三个月来，在苦无商量对象的情况下，她被这事压得心力交瘁，不知所措，于是避不见面。

“那个男人真的和你毫无关系？”他不确定地反问。

“嗯，像他那种痞子似的花花公子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。”她故作轻松地自袋中取出一叠英文资料。“这是你之前给我的入学资料，还你。”她原封不动地将东西还给他。

“梦雪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出国留学不是一直是你的梦想吗？”他无意将东西收回，如同回收他给她的心。

“我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比起出国念硕士，姊姊重要多了。更何况，在台湾也是可以拿硕士学位的，相较之下，我宁愿留在姊姊身边。”她苦笑了一下，对他的单恋情感充满歉意。

“如果我可以为你留在台湾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他抓住最后一线希望，不死心地追问。他不甘心就这么失败，他输得不明不白，不服气啊！

“我们……还是好朋友。”她将资料塞放进他的手中，之后头也不回的奔着离去。

“梦雪！”陈庆甫的声音梗在喉头，千言万语化作丝丝不甘和爱怨。

他该继续等下去吗？要他就此放手，他真的不愿啊……

“梦雪今晚真的不回来吗？”晚餐过后，梦霏一脸忧心地问着正在装饰圣诞树的无仇。

“她是这么告诉我的。”无仇望了手上的表一眼，嘴里还叼着一颗小星星。

“今晚是圣诞夜，她一个人能去哪里呢？”梦霏不放心。

“梦霏，梦雪她一定有想参加的私人活动，所以才不得已放你在家。不过你不是孤单一人的，别忘了，今晚有我陪你，你一定不会孤单的。”无仇很老练地说出近乎台词的对白，他来到她身边，轻握起她的手，轻言安抚她不安的心绪。

“无仇，我不是怕孤单，而是替梦雪担心啊！她从未一个人在外面过夜，我怕她会被坏人欺负。”梦霏说出自己单纯的想法，姊妹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你们不愧是双胞胎姊妹，个性真的很相似，你对梦雪的担心，正如同梦雪对你的不放心般，如出一辙。”他摇头笑着，对这对姊妹花的相依为命感到不舍。

看到她们两人浓厚的姊妹情分，让他联想到任家的其它兄弟。

单家两姊妹的情况其实和他们五兄弟差不多，在没有父母照顾的情况下，从小便相依为命，兄弟姊妹之间除了彼此，没有其它可依靠的亲人。在正常家庭下长大的小孩，一定无法理解这种感觉，所以此时此刻他可以深深体会梦霏的感觉。

“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梦雪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，

如此，我就了无遗憾了。”她忽然神情黯然地道出此语。

“你是个好姊姊，梦雪她一定能了解的。”他笑着安慰她。

“不，我不是个好姊姊，因为我的体弱多病，梦雪一直牺牲她自己幸福的权利。如果没有我，说不定她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快乐……”一想到这几年来姊妹两人生活的种种，她不禁哽咽出声。

“梦霏，你今天累了一天，要不要先去睡一会儿？”见她情绪有些失控，他连忙安抚道。

“不，真的是我不好，如果没有我这个碍手碍脚的姊姊，梦雪她毕业后就可以出国念书，这是她大学四年来的梦想啊，是我阻碍了她的幸福……”她愈说愈难过，低泣了起来。

“梦雪她毕业后想出国？”难怪昨天下午他见到她在阳台翻外国学校资料。

“嗯，她虽然没说，但是我可以知道她的想法。”她点头，哭得像泪人儿似的。她和梦雪是同卵双胞胎姊妹，从出生便心有灵犀。加上两人的个性及想法因基因关系几近相同，两姊妹不必言语就可以全然知晓对方的想法及行为。

“想出国深造是件好事，况且你也可以一起去啊，就算不读书，在国外的环境中生活一阵子对你也有好处。”他感觉其中似有隐情，仍不动声色。

“梦雪在学校有个很照顾她的学长，那个男的叫作陈庆甫，我见过两、三次，是个成绩优秀、家世人品皆相当不错的男人。听梦雪说，他一直很照顾她，也对她存有爱慕之心，曾三番两次对梦雪提出交往的要求，不过都被她拒绝了。”“那个男人跟梦雪出国深造有何关联？”基于梦霏想找人倾吐的情况下，他不得不问。

“陈庆甫几天前打电话给我，表示想和他的父母亲自登门见家父一面，因此跟我询问家父在美国的电话和地址。我问他因何登门造访，他说……他想跟家父提亲。若两人顺利结婚，婚后他将和梦雪前往美国定居和深造。”她缓缓道出这些天积压在心底的秘密。

在没有人可以商量的窘境下，她只能自私地将所有希望托付在他身上。

“梦雪身边有个真心喜爱她并想娶她为妻的男人，这是件好事，换成是我，我也会祝福她的。”他口是心非的演着这个白马王子的角色，心中的醋意即如涟漪般漾开。

“梦雪并不爱陈庆甫，这是问题所在啊！”她可以想象在美国的霸道父亲一旦点头答应这门亲事，梦雪是插翅也难逃了。

“爱！”他有些嘲弄地轻笑一声。

“怎么，我有说错吗？”她不明白他鄙笑里的意思。

“没有，是我分神了。”他摇头，刻意掩饰的笑容中隐着心虚。

他差一点忘了他现在的身分，刚刚那下意识的一笑，极有可能把他的美好前程笑掉的。

“无仇，我一直很相信你的。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不正经又很花心，但我知道面具下的你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我可以感觉得出来。”梦霏望着他，若有所思地低喃。

“这可是第一次有人夸我好呢，尤其是女人。”他沈笑一声。“谢谢你的真心夸奖，我很开心。”冷不防地，他紧搂她的香肩，在她粉颊上亲了下。习惯性的动作。

“无仇……”梦霏的神情黯然下来，不知该如何表达心底对他的情感。才短短的几天时间，她对他竟产生莫名好感，令她好生困扰。

“怎么了？有话想对我说。”他凝视她的眼，柔声问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梦霏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

“想说什么尽管说，别顾虑太多。”他表面温柔鼓励，心底暗自窃喜，只要她一开口向他表示爱意，他就成功了。

“我……可不可以知道你的星座血型还有最喜欢吃的食物。”吞吐半天，她终于鼓起勇气开口。

“你想说的就是这些？”他假装镇定，内心差点没昏倒。

“是啊，不可以让我知道吗？”“不是……我是说当然没问题。你真的只想了解那些肤浅的表面资料，不想真正了解我吗？”他使出浑身解数，势必要在今晚成功脱身。

“真正了解你？”她不解地望着他。

“嗯，譬如说，我喜欢怎样的女人，喜欢怎么吻她们……”说话的同时，他的手脚已经开始动作。他的手搭上她的肩，自然而然地将她拉进自己怀中。而充满魅力的唇和吻，已轻轻滑过她的颈和颊。

就在无仇庆幸事情已成功一半的同时，从屋外驶进车库的引擎声却狠狠破坏了他的美梦。

“是梦雪回来了。”梦霏被他突来的热情挑逗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梦雪的适时归来如曙光般救了她。

“你不喜欢我吗？为何一直躲着我的吻？”他刻意忽略梦雪归来的事实，眼神隐着伤害。

“不……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”她慌乱地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“告诉我，你爱不爱我？”他依然将她紧搂在怀中，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。

他是个既温柔又充满诱人魅力的坏男人。此时她是这么觉得。

“回答我啊。”或许是心急了，他再也没有多余的耐心多耗几天。四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他掳获她的芳心，已经足够。

“我……一直都……”“我回来了！”梦霏吞吐的声音被突来的喊声打断。

于是讲到一半的答案就这么硬生生地被梦雪破坏了！

无仇紧握拳头，恨得牙痒痒的。可恶，只差两、三秒就可以成功了。单梦雪这个程咬金！

“气氛挺好的嘛，你们在干啥？”梦雪故作无辜从连接车库的后门走来。

一进客厅，便见到高大的漂亮圣诞树及两人梦幻般的镜头。身为闯入的第三者，她当然看得一清二楚，只是装傻罢了，免得尴尬。

“梦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担心你今晚真的不回来呢。”梦霏见到她，开心得不得了，连忙起身来到她身边，脱离任无仇的密密情网。

纵使她真的相当喜欢任无仇，但他的进展动作却太快了，让她一时无法接受。

“我怎么可能放你一人在家呢？太危险了。”梦雪脱下身上的毛料大衣，话中有话。

用眼角余光扫了任无仇一眼。

“不是说好今晚不回来的吗？怎么，被学长甩了？”无仇很坏地取笑她。

原本无心的玩笑却因她骤变的脸色而窘然。

原来他真猜中了。无仇静观她的神情，下了结论。

“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。”梦雪一脸冷然，心平气和地走到客厅。

小巧的客厅中间摆了棵两公尺高的人工耶诞树，在点点灯光照耀下，气氛相当动人温暖。

梦雪直盯着美丽的耶诞树，不发一语。而一旁的无仇则盯着梦雪，不吭一声。

瞬间，客厅空气沈静异常，令梦霏感到窒息，相当不舒服。

“梦雪，你吃饭了没，要不要我热些东西给你吃？”她不喜欢无仇和妹妹这种自成一局的现场气氛，就好似她只是一个局外人，被排除在两人的世界之外。

为何她会忽然有被排斥的感觉？她自己也不明白啊！

“我自己到厨房弄些东西吃就行了。”梦雪将视线自耶诞树抽离，缓声答道。她刚刚被绚烂的耶诞饰品迷惑住了，不小心失了神。

“不用了，你刚回来，一定很累。我去帮你热今天的晚餐，你可以乘这个时间先去洗个澡。”话一说完，梦霏逃难似地走到厨房中。

见到姊姊不自然的举止，梦雪兴师问罪的箭头立刻指向一旁的无仇。

“在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你和我姊姊正在做什么？”她问得直接，却得降低音量，以免被在厨房的梦霏听到。

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又是超级浪漫的圣诞节。你说我们能干什么呢？”他甩了甩落在额前的发，装酷反问。

“你……无赖！”梦雪气急败坏地低骂一句。

“谢谢赞美。”他作了个欢迎再度光临的姿势。

他的白马王子角色只针对梦霏而已，至于梦雪，就在她面前扮色狼无赖吧。无妨！

“你这家伙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离开？”她来到他面前，双手交握胸前。

这家伙真懂得享受，在满是暖气的温暖客厅内，跷着二郎腿，倚着沙发躺在羊毛地毯上。

好事尽被他占尽。

“至少得待到奶妈回来后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“奶妈今天打电话来，她说她的女儿生完小孩后身体很不好，她想多留几天照顾她，所以请我晚几天再离开，至少待到她回来之后。”“少骗人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”她闷哼一声，打算直接从他身上跨过，走到卧房。

谁知，她的右脚才一跨出，左脚还没踏稳，他竟右手一伸，拉住她的小腿。

于是，她就这么重心不稳地往下跌去，整个人跌落在他的身体上。

她唉叫一声……好在他的手适时摀住她的嘴，免得她惊动了在厨房的梦霏。

该死的，他是故意的。梦雪整个人跌在他的身上，胸贴胸，颊贴颊，只差没嘴对嘴。

“放开我……”她张嘴狠狠地咬他摀住她嘴的手指。

这回，哀叫一声的人换成无仇。

梦雪才不管他，乘他哀嚎的同时，她迅速起身，准备走入卧房。

只是，心脏突然一阵抽痛！是刚刚撞到的缘故吗？她停下脚步，右手抚着隐隐作痛的胸口。“姊……”梦雪感到不对劲，刚刚她和无仇两人闹得

这么大声，却不见梦霏的身影，难不成……思索至此，她脸色苍白地冲到厨房，几乎同一时间，见她脸色欠佳的无仇，也跟着进去。

两人一前一后地来到厨房，遍寻不到梦霏的身影，双双视线往地上一移，终于在饭厅旁的餐椅下见到昏躺在地的梦霏。

“姊！”梦雪大叫一声，冲到饭厅。

只见梦霏毫无血色地躺在地板上，冒着热气的热汤洒了一地，些许泼洒到她的脸和手。

“姊！”梦雪惊慌失措地紧抱着她，一时间乱了方寸。

“让我来，我们立刻送梦霏去医院。”同样意外的无仇倒是冷静许多，他弯下身来，小心翼翼抱起昏迷的梦霏。

于是，原本胡闹温馨的圣诞夜在梦霏的意外昏倒中宣告结束。

## 第七章

原本以为，当她隔天一觉醒来，他该早已收拾好行李，乖乖自动离去。没想到，一个好好的周末假期，就在她走出自己卧房时，正式宣告结束。

他懒懒地斜躺在客厅沙发椅上，一双修长的腿搁置在玻璃茶几上，身体伸展成相当舒服的姿态和角度。

他确实的好身材毋庸置疑，俊美的脸蛋也不因邋遢而失色。

松垮的黑色单扣衬衫拉在水蓝色牛仔裤头外，陪衬的是一头刘海过眼的茶色长发及新生胡渣。

上帝真是不公平，长得好看的男人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就连邋里邋遢的姿态也有不修边幅的堕落美感。

他抽烟的姿态，充分展现骨子中不安的骚动血液。双指挺直地挟着烟，蹙眉沉默，徐徐吐出一口白烟。

异常造作却又自然。

他的潇洒建筑在他毫不修饰的坏魅力之中。

这个男人有使坏的本钱呵！

她冷灼的视线自烟雾弥漫的客厅抽回，开始思索该如何面对他及昨晚的自己。

昨夜，他“压趴”在她身上睡着了。

只休息一下下的结果，却使她花费吃奶力无让自己从他身下移出，然后乘他睡着取走那袋资料。

结果是令人失望的，袋中所装的是一张彩色的台湾地图，并不是和他身分有关的秘密资料。又累又恼地离开后，她直接回房睡觉，直到今天中午。

原以为他已经离开了，结果……“小猪，睡到中午才起床，梦霏和我肚子都快要饿扁了。”他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。

他终是发现她的存在了。

“不应该还在这里的人，有什么权利这么抱怨。”她冷哼一声，搜寻梦霏的身影。

平常都是奶妈负责料理三餐和家务，所以周末假日她没有早起的习惯。

加上昨夜和他折腾了许久，精神和肌肉过度紧绷，害得她睡得不省人事。

罪魁祸首还敢跟她抱怨没饭吃！真是……“梦霏在厨房，正在为我准备爱心午餐呢。”他捻熄手上的烟，懒懒地站了起来，伸了个大懒腰。

他宽阔的肩部线条相当漂亮，如希腊雕像般。

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？”她无视他的慵懒，开门见山地冷冷质问。

“我为什么在这里？你怎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？”他的反应好似毫不知情般的无辜。

“你昨天说过，今天一早就要离开的。怎么，想不认帐？”见他耍赖，她的血压开始升高。

果然，她昨天就应该把他赶出去，不该心软多收留他一晚的。

后悔之心乍时燃起。

“我去看看梦霏。”完全无视她的质问，他轻轻地丢下这句话，大摇大摆往厨房走去。

“站——”话还没出口，手长脚长的他便已轻步入厨房。

梦雪气急败坏。

可恶！他又恢复昨夜之前的无耻行径。

“梦雪，起床啦，我午饭快准备好喽，换好衣服后可以洗手吃饭了！”梦霏笑吟吟的声音从厨房传来，她探头，朝客厅轻喊。

“姊，你不需要煮饭，那对你的身体不好。”将方才的不愉快忍在心底，她来到厨房。身上的睡衣还没换掉，是因为没想到还会再见到任无仇。家中多一个外人，总是多一份不便。

“没关系的，我好久没下厨房了，动一动也好，况且我想请无仇尝嗜我的手艺。”她手拿着锅铲，漾着一脸幸福笑容。

“姊……”梦雪望着她的笑意，复杂的情绪从心底涌出。

“别把我想得和以前一样弱不禁风，我现在的身体好很多了。饭菜已经弄好了，可以准备用餐了。”她一脸笑意安慰妹妹。

至于一旁的任无仇，刚是一边听着两姊妹对话，一边忙着摆碗筷。

哼！转身回房前，她先心不甘情不愿地瞪了无仇一眼。而他，只是忙着摆碗筷、端白饭，对她的不友善视若无睹。

她更火大了！

这家伙一向机灵，怎么这时候神经就变得大条起来。

美好的星期天上午，就这么硬生生地被这痞子给破坏掉了。

“美好的星期天耶，你没有节目啊？”吃过午饭，乘着梦霏服完药睡午觉的空档，无仇来到小木屋的露天阳台，“骚扰”正在看书的她。

梦雪两只脚交叉跨在栏杆上，连眼都懒得抬。

她无视他的存在，更有意忽略他的问题。

“没见过像你这么用功的大学生呢，在日本，大学生都挺混的。”他将手上的茶具、茶食搁在木几上，显然有意以下午茶讨好她。或者，同她赔罪。

“日本？”她的视线总算稍稍抬起。

他的这句话显得可疑，听他的语气，好似对日本相当熟悉。

“是啊，我念大学时，大家都这么说日本大学生很轻松、很好混的。”他捏了把冷汗，对自己的走漏口风感到不可思议。和她在一起，他的戒心便减低了许多，不得不慎啊！

“是吗？”她怀疑地反问一句。“你念哪一所大学？”“我……”被她追问的哑口无言。他要是照实说出来，身分不就泄了底，要他随便掰一句，他又对台湾的大学毫不了解，不知该从何掰起。

“说不出来了吧？这年头没有大学资历的确是挺丢人的，但也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，给自己找脸丢。”她懒懒地将视线拉回，将手上的外国大学资料缓缓合起。被他一搅和，她也没心情翻书了。

“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念的是私立大学的最高学府。”他颇自豪的表示。

当年，经由日本“艺能人”推荐入学的方法，他经过特别征选考试，进入早稻田大学就读，日本数一数二的私立名校。

“不管你是不是大学毕业，现在你只是一名司机，这是事实。”她很坏心地取笑他，提醒他身为下人的可卑身分。

“能够在两位美女身边服务，是我的荣幸。”他将一杯泡好的煎茶递上。这壶内的茶叶可是他特地从日本带来的。

“日本茶，我不喝。”她凑鼻仅闻了下，便嫌恶地放下。

“你对日本有很深的歧见喔。”见她存心不领情，他只好无趣地自喝自的。

“不是我有歧见，而是你崇日媚外。”她蹙眉望着几上的京果子，后悔昨晚在慌乱中为何没瞧清楚他最后一次的出入境，如此，或许可以稍解他的身分之谜。

“你不喜欢日本人？”他可以强烈感觉到。

“不关你的事！”她闷哼一声，从藤椅上站了起来。

“梦雪，坐下来陪我喝杯茶嘛，你要是真不喜欢这种茶叶，我去帮你弄壶新的就是了。”他丢下男性尊严嬉皮笑脸的陪笑撒娇。

“我要伯爵茶，还要现做的 scone 英国松饼。”她故意出题为难他。

“scone 啊……”他沈思了一会儿。“没问题，我马上去弄。等我啊！”他轻松一笑，手脚俐落地跳过茶几，往厨房方向走去。

对于自己故意为难的要求，他竟毫不犹豫的答应，她倒是有些怔然了，他明明可以把头一摇，不必理会自己过分的为难啊！

梦雪无法理解他点头下的动机。于是她跟着起身，蹑手蹑脚的偷偷来到厨房的玄关旁。这家伙要是聪明的话，可以翻翻厨房的那一本食谱，里头有 scone 的制作方法。如果他原本就会制作这种英式点心，那么她打从心底佩服他。

“喂，三哥，我无仇，我要问你 scone 的作法……”他没有翻书，也没有立刻动手下厨，而是拨了通电话，询问制作方法。

躲在玄关旁的梦雪，则是有些惊愕地静站一旁聆听。这个全身谜样的男人又让她无法压抑的好奇深深沦陷……“我现在很安全，你不必担心，等手边的事情忙完了，我自然会回去。拜！”经过简短的谈话，他很快地挂上电话，开始准备制作松饼的必须材料。

一旁偷听的梦雪，怔愣好一会儿，之后出其不意的发出声响，来到他身边。“你刚刚打电话给谁？”她问，相当好奇的。

“我三哥。”他据实以答。

“你三哥会做英式松饼？”“三哥会做的东西可多呢，他的厨艺足以媲美饭店的一流厨师。”他得意地揉着面团，动作挺熟练的。

在他闪着挚情眼中，她找不到可以反驳的空间。因此她沈默下来，静静凝视他揉面团的认真神情。

记得以前奶妈曾经跟她们说过，要论断一个男人，可以从他做菜时的态度评断起。

一个男人若能全心专注于厨艺上，那么，他对于感情的态度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真的是这样吗？依照这家伙下厨的专注神情，她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对感情同样认真的男人。

“你如果闲着没事，可以帮我忙喔。”见她神情万变地直打量自己，他微微回过头，帅帅一笑。

“你要我帮什么忙？”被他一凝视，她心慌意乱地收回自己的视线。很意外的，她竟没有拒绝他。

“你可以帮我捏捏肩，或者捏捏背。”他用着沾满面粉的手，轻轻拍打她的脸，乱不正经地笑着。

“我脑筋还很正常，不会帮你忙的。”她没好气地瞪他一眼，将他摸满脸颊的面粉回敬给他。

于是，玩闹之中，两人都变成了小白脸。

“限你二十分钟之内作好 scone，不然你等着自己喝午茶。”自知再玩闹下去，厨房将不可收拾，于是她匆匆休战，留着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让他收拾。

“只怕你吃到我绝佳的手艺，会对我另眼看待，甘拜下风。”他抹去脸上的面粉，得意洋洋的夸口。

“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，别做梦了。”她泼他一头冷水，一身狼狈地走出厨房战场。

这个老男人，能屈能伸、童心未泯的程度超过她的想象。如果奶妈之前告诫的话具可信度，那么任无仇真是一个专注不贰的深情男人？恐怕奶妈是说错了……

“姊，好吃的松饼喔，要不要来一块？”梦雪依然在阳台上看书，身边少了一个黏人的家伙，轻松自在许多。

“怎么忽然想到要吃松饼？是不是太久没有做点心，忍不住手痒了？”梦霏午觉醒来，就闻到满屋子的烤饼香，真令人怀念。

“这些是任无仇亲手烤的，味道相当正点喔。”她将双人座的藤椅挪出一个空间，让午觉醒来的姊姊坐下。

“他人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”梦霏相当在意他。

“他去小镇的超市买晚餐要用的菜，一会儿应该就会回来了。”她边抹果酱边回答。

做好松饼后，无仇就匆忙离开了，连喝一口茶的喘息时间都没有。他啊，也真是奇怪的人，明明说想跟她一起喝午茶的。

“买菜是奶妈的工作，要无仇负责这项工作不好吧。”梦霏不忍心地低喃道。

“我可没有逼他，是他自动自发的。”她连忙喊冤。是他不知哪根筋不对，突然勤奋起来。“在奶妈回来之前，我们还是请个钟点女佣吧，不然家里实在很不方便。”梦霏心疼妹妹的辛苦及无仇的无辜。

“不用啦，反正奶妈再过几天就回来了，这几天我多花些时间料理家务就可以了。”梦霏不喜爱和陌生人接触，若是勉强请人来帮忙，恐怕只会节外生枝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她犹疑着，不知该坚持与否。

“梦雪说的没错，奶妈的工作就由我和梦雪来分摊就打了。你不需要挂



心！”不知何时，无仇已经从外面回来了。他提着大包小包的民生必需品及食物，顶着一身风尘回来。

“无仇，外面风很大吧。”梦霏见他一头乱发，相当心疼。

当初也是在考量海边风大的情况下，特地在木屋的露天阳台上加装强化玻璃，免得冬天一到，足不出户的梦霏无法欣赏外面的景色。

“还好，我这么大的一个人是吹不走的。哪，这花送你。”他从袋中取出一束纯白的玛格丽特，体贴的送给她。

梦霏惊喜的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梦雪则是冷眼看他的殷勤。

“这花真是你要送我的？”她从未收过男孩子的花束，接到他递来的花时，感动得泪眼盈眶。

“嗯，祝你圣诞节快乐。”他点头，眼底十足温柔。

“尽会耍手段骗女孩子。”梦雪低喃一声，从藤椅上站起。

真是看不下去了，这俊男美女画面搭在一起，简直完美的不象话，若对方是个来历清楚的家伙，她一定会替梦霏感到开心。任无仇来历不明，是她无法安心替梦霏高兴的主因啊……纵使身为双胞胎妹妹的她，强烈感受到梦霏对无仇的好感及心意。

“我去准备晚饭。”她不忍破坏两人的美好画面，自顾自地起身离去。

“梦……”梦霏想出声唤她，却被无仇打断。

“喜不喜欢这花？我特地挑选的喔，第一眼看到这花时，我就联想到你，于是就毫不考虑的买下来。”无仇笑着问她，半蹲半跪的倚在藤椅旁。

“嗯，我很喜欢。”梦霏的注意力被他吸引，梦雪的事也就无心去分神了。

“明天是耶诞夜呢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想做的？”他就近帮她在一块松饼上抹了鲜奶油，亲昵地送到她嘴里。

起先，梦霏还有些犹疑，这是第一次她和男人如此亲昵呢。

但，终究敌不过无仇体贴入微的服务和魅力，她羞涩地张开小嘴，幸福满溢地接受他的殷勤。

“好不好吃？这些松饼是我亲手特地为你做的。”他伸手替她抹去嘴角奶油，眼神魅惑地凝视她。

“无仇你……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们不过才认识几天……”梦霏被他的一言一行所感动。就算他不是 Aroma，他只是一位长得像极她梦中情人的男人，她对他的喜爱依然无法自拔。她喜爱他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，而他呢？为何如此善待她，对她如此温柔体贴？她不明白呀！

“你会明白的，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”无仇轻轻在她颊上一吻，吻去她嘴角边的鲜奶油，也吻去她所有的疑虑……梦霏知道，她自己是彻彻底底沦陷在无仇的柔情中了。

而早一步离开的梦雪，则伫立在客厅玄关，静听一切，她无声无息地倚着厅柜，任由热泪滑过脸颊。

她不明白，她是替梦霏觅得幸福感到开心而流泪，还是为自己两难的处境感到可悲。

不迷恋 Aroma 的她，何时开始，她的视线竟也跟着无仇移转？倔强的她不愿承认，她和梦霏一样，对无仇动了心。

她不确定自己的感情，这莫名的情感令她心慌无措又痛苦……感情处子的她真的不明白呵！

“姊，我去学校喽。”隔天一早，梦雪一如往常，准备到学校上课。

“梦雪，今天要早点回来喔，今天是耶诞夜呢，无仇说他会准备耶诞大餐来庆祝。”梦霏细心交代。

“姊，今天学校有耶诞活动，我可能赶不回来吃晚饭。你就和无仇两人先吃吧！拜！”不等梦霏把话说完，梦雪便急急忙忙地夺门而出。

还好家里的车子已经修好了，今天她可以开自己的小车出门，不必再有和无仇共车的顾虑。

她迅速来到车库，热车的空档，无仇的声音从车库后传来。一回头，他已站在车窗外，丢了一袋东西给她。

“你的早餐，记得要吃完，不然回来罚你亲我两下。”他不正经地把食物交到她手中，依然嬉皮笑脸。

“我……今晚不回来了，我有节目……”她吞吐地把话说完，不待他说话，便踏上油门，飞快地将车开出去。

望着她不自然的逃避方法，无仇一言不发地站在车库内，他心底决定，这出故事是该提早落幕的时候了。

过了今夜，他将功成身退，彻底脱离这个令他憎恶的白马王子角色。

而明天，就是 Aroma 可以重返演艺圈的重要时刻了！

6 “单梦雪，耶诞舞会都结束了，还不回去啊？”耶诞舞会活动甫结束，人潮散去，校门口只剩下少数几人。

“我在等人。”梦雪轻应一句。

大学四年下来，她对学校的印象，仅止于课堂和图书馆，学校的活动她甚少参加也无意参与。原因无他，通常一有时间，她就是待在家中陪梦霏，也因此同学在眼中她是个独来独往、沈默寡言的人。

“等人？是不是等上次开车追你的那个家伙？”对方忽然问道。

“才不是呢，我根本不认识她。”她立刻否认。果然，下雨天的那件事情真的传得满城风雨。

“小心喔，这么晚了，学校很危险的。说不定我们学校附近的 XX 之狼会偷偷潜入校园。”女同学警告她。

“谢谢你喔，你自己也要小心。”她没好气地回敬一句。

“我不用担心，我男朋友会保护我。”女同学炫耀似的回她话，同时把身边的男友秀给她看。

“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过是个毛头小子罢了。”见他们两人手牵手地离开，她不屑地低哼一声。

“梦雪？”忽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唤起。

“学长。”她回头，远远就见陈庆甫自门口方向是来。

“对不起，等很久了吧？”陈庆甫一脸书卷气息，长相并不突出的他，谈吐间隐露着学者气质。

“不会啦，舞会刚结束，我也才出来不久而已。”她回答，脸上的笑容是面对无仇时所不曾有的轻松和自然。

“我很意外，你竟然会想要参加耶诞舞会，你不是一向对这种活动敬谢不敏？怎么会忽然想参加？你舍得放你姊姊一人在家啊？”他同她一起走在往停车场的阴暗小径上。

天寒地冻的十二月天，除了湿冷还是湿冷。

“我姊姊她……今晚有人陪她。”她的神情黯淡下来，隐在黑暗中。

“你是说，已经找到可以照顾你姊姊一辈子的人。”陈庆甫的眼闪着兴奋光芒，那是冷静的他罕见且少有的神情。

“只是暂时啦，还不一定是一辈子。”她的语气比他冷静许多。

她可以理解他此刻的心情，她实在不愿扫他的兴，但事实就是事实，不是说改就可以改。

“如果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，你今天找我出来，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？”陈庆甫沈下声问。

“我……”“你知道，我已经等了你四年，当初放弃国外硕士的入学资格，留在国内，为的就是等你毕业，和我一起到国外定居求学。再过几个月，等念完硕士，我就要到美国去拿生物博士，这一去，五、六年跑不掉的，我可没有耐心待在国外慢慢等你做决定。”“我知道，这我都知道。”“你不明白，如果你真明白我对你的心意，你就不会让我苦等这几年。”她默然了。不知该如何面对他的咄咄逼问。

“你说话啊！”“学长，我……我今天不是想找你吵架才来的。”“不要叫我学长，我背负这个称呼已经够久、够累了。”“如果你硬是逼我做下决定，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了，就当今天没有找你出来。”“梦雪……等等！”他拉住她的手，紧紧地拉下她的去意。“我们已经整整三个月没见面了，我心底好痛苦……所以才会对你发脾气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……”他的手紧握住她的，死命地握住。深怕他一松手，她就消失无踪。

“我还是无法跟你一起到国外念书。我放不下梦霏……”她断然地拒绝他，狠心地割断他对她多年的单相思。

“就这样？你今晚跟我碰面，为的就是回绝我。”“没错，除非梦霏找到终身依靠，不然我会一辈子陪在她身边，我绝不会只顾着自己幸福而放弃她的。”她坚定地看着他。“我很抱歉，两年前你向我告白时，我就该拒绝你的。我原以为我们就算当不成情人，还是当好朋友的。我错了，真的很抱歉……”“你连我这个朋友也不要了？”他惊愕地看着她。

“除非你改变自己看待找的态度，不然我们会连朋友也作不成的。”她不喜欢他视她为未来妻子的主观看法。他们两人什么都不是，四年来仅止于学长学妹的单纯关系，而他却对他的感情相当有自信，正如同对他的学业及事业投，存有相当的自负和信心。

“你一定是有了其它的男人……是那个男人对不对？那个几天前在雨天开着车追着你的陌生男人。”他一语惊人，抓着她的手问。

“我不懂你说什么……”她心虚地别过视线，手腕被他抓得好痛。

“你说谎，已经有人告诉我，几天前一个痞子开着你的车，和你一起往回家的方向驶去。说，那个男人是谁，你为什么让他开你的车，送你回去？”

“他……就是今晚陪在姊姊身边的人……”她咬着唇，眼睛含泪的咬声回答。

“梦雪……”他知道自己的怒气来得大突兀，在没弄清楚真相的情形下，他深深地伤害了她。

“这样你满意了吧，放手！”她狠狠地命令道，不愿让他见到自己的泪水。

自她新生入学来，陈庆甫便一直照顾她，视她如妹妹般疼爱。四年来，他是自己在家中和学校间唯一可以喘息的空间。三年前，他向她告白，表明爱慕她的心意，而她只是以维持现状的态度要他明白，直到三个月前，他提出邀她一起到国外留学进修的计划，她才明了事情的严重性——他以间接的方式跟她求婚。

这三个月来，在苦无商量对象的情况下，她被这事压得心力交瘁，不知所措，于是避不见面。

“那个男人真的和你毫无关系？”他不确定地反问。

“嗯，像他那种痞子似的花花公子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。”她故作轻松地自袋中取出一叠英文资料。“这是你之前给我的入学资料，还你。”她原封不动地将东西还给他。

“梦雪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出国留学不是一直是你的梦想吗？”他无意将东西收回，如同回收她给她的心。

“我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比起出国念硕士，姊姊重要多了。更何况，在台湾也是可以拿硕士学位的，相较之下，我宁愿留在姊姊身边。”她苦笑了一下，对他的单恋情感充满歉意。

“如果我可以为留在台湾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他抓住最后一线希望，不死心地追问。他不甘心就这么失败，他输得不明不白，不服气啊！

“我们……还是好朋友。”她将资料塞放进他的手中，之后头也不回的奔着离去。

“梦雪！”陈庆甫的声音梗在喉头，千言万语化作丝丝不甘和爱怨。

他该继续等下去吗？要他就此放手，他真的不愿啊……

“梦雪今晚真的不回来吗？”晚餐过后，梦霏一脸忧心地问着正在装饰圣诞树的无仇。

“她是这么告诉我的。”无仇望了手上的表一眼，嘴里还叼着一颗小星星。

“今晚是圣诞夜，她一个人能去哪里呢？”梦霏不放心。

“梦霏，梦雪她一定有想参加的私人活动，所以才不得已放你在家。不过你不是孤单一人的，别忘了，今晚有我陪你，你一定不会孤单的。”无仇很老练地说出近乎台词的对白，他来到她身边，轻握起她的手，轻言安抚她不安的心绪。

“无仇，我不是怕孤单，而是替梦雪担心啊！她从未一个人在外面过夜，我怕她会被坏人欺负。”梦霏说出自己单纯的想法，姊妹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你们不愧是双胞胎姊妹，个性真的很相似，你对梦雪的担心，正如同梦雪对你的不放心般，如出一辙。”他摇头笑着，对这对姊妹花的相依为命感到不舍。

看到她们两人浓厚的姊妹情分，让他联想到任家的其它兄弟。

单家两姊妹的情况其实和他们五兄弟差不多，在没有父母照顾的情况下，从小便相依为命，兄弟姊妹之间除了彼此，没有其它可依靠的亲人。在正常家庭下长大的小孩，一定无法理解这种感觉，所以此时此刻他可以深深体会梦霏的感觉。

“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梦雪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，如此，我就了无遗憾了。”她忽然神情黯然地道出此语。

“你是个好姊姊，梦雪她一定能了解的。”他笑着安慰她。

“不，我不是个好姊姊，因为我的体弱多病，梦雪一直牺牲她自己幸福的权利。如果没有我，说不定她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快乐……”一想到这几年来姊妹两人生活的种种，她不禁哽咽出声。

“梦霏，你今天累了一天，要不要先去睡一会儿？”见她情绪有些失控，他连忙安抚道。

“不，真的是我不好，如果没有我这个碍手碍脚的姊姊，梦雪她毕业后就可以出国念书，这是她大学四年来的梦想啊，是我阻碍了她的幸福……”她愈说愈难过，低泣了起来。

“梦雪她毕业后想出国？”难怪昨天下午他见到她在阳台翻外国学校资料。

“嗯，她虽然没说，但是我可以知道她的想法。”她点头，哭得像泪人儿似的。她和梦雪是同卵双胞胎姊妹，从出生便心有灵犀。加上两人的个性及想法因基因关系几近相同，两姊妹不必言语就可以全然知晓对方的想法及行为。

“想出国深造是件好事，况且你也可以一起去啊，就算不读书，在国外的环境中生活一阵子对你也有好处。”他感觉其中似有隐情，仍不动声色。

“梦雪在学校有个很照顾她的学长，那个男的叫作陈庆甫，我见过两、三次，是个成绩优秀、家世人品皆相当不错的男人。听梦雪说，他一直很照顾她，也对她存有爱慕之心，曾三番两次对梦雪提出交往的要求，不过都被她拒绝了。”“那个男人跟梦雪出国深造有何关联？”基于梦霏想找人倾吐的情况下，他不得不问。

“陈庆甫几天前打电话给我，表示想和他的父母亲自登门见家父一面，因此跟我询问家父在美国的电话和地址。我问他因何登门造访，他说……他想跟家父提亲。若两人顺利结婚，婚后他将和梦雪前往美国定居和深造。”她缓缓道出这些天积压在心底的秘密。

在没有人可以商量的窘境下，她只能自私地将所有希望托付在他身上。

“梦雪身边有个真心喜爱她并想娶她为妻的男人，这是件好事，换成是我，我也会祝福她的。”他口是心非的演着这个白马王子的角色，心中的醋意即如涟漪般漾开。

“梦雪并不爱陈庆甫，这是问题所在啊！”她可以想象在美国的霸道父亲一旦点头答应这门亲事，梦雪是插翅也难逃了。

“爱！”他有些嘲弄地轻笑一声。

“怎么，我有说错吗？”她不明白他鄙笑里的意思。

“没有，是我分神了。”他摇头，刻意掩饰的笑容中隐着心虚。

他差一点忘了他现在的身分，刚刚那下意识的一笑，极有可能把他的美好前程笑掉的。

“无仇，我一直很相信你的。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不正经又很花心，但我知道面具下的你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我可以感觉得出来。”梦霏望着他，若有所思地低喃。

“这可是第一次有人夸我好呢，尤其是女人。”他沈笑一声。“谢谢你的真心夸奖，我很开心。”冷不防地，他紧搂她的香肩，在她粉颊上亲了下。习惯性的动作。

“无仇……”梦霏的神情黯然下来，不知该如何表达心底对他的情感。才短短的几天时间，她对他竟产生莫名好感，令她好生困扰。

“怎么了？有话想对我说。”他凝视她的眼，柔声问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梦霏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

“想说什么尽管说，别顾虑太多。”他表面温柔鼓励，心底暗自窃喜，只要她一开口向他表示爱意，他就成功了。

“我……可不可以知道你的星座血型还有最喜欢吃的食物。”吞吐半天，

她终于鼓起勇气开口。

“你想说的就是这些？”他假装镇定，内心差点没昏倒。

“是啊，不可以让我知道吗？”“不是……我是说当然没问题。你真的只想了解那些肤浅的表面资料，不想真正了解我吗？”他使出浑身解数，势必要在今晚成功脱身。

“真正了解你？”她不解地望着他。

“嗯，譬如说，我喜欢怎样的女人，喜欢怎么吻她们……”说话的同时，他的手脚已经开始动作。他的手搭上她的肩，自然而然地将她拉进自己怀中。而充满魅力的唇和吻，已轻轻滑过她的颈和颊。

就在无仇庆幸事情已成功一半的同时，从屋外驶进车库的引擎声却狠狠破坏了他的美梦。

“是梦雪回来了。”梦霏被他突来的热情挑逗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梦雪的适时归来如曙光般救了她。

“你不喜欢我吗？为何一直躲着我的吻？”他刻意忽略梦雪归来的事实，眼神隐着伤害。

“不……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”她慌乱地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“告诉我，你爱不爱我？”他依然将她紧搂在怀中，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。

他是个既温柔又充满诱人魅力的坏男人。此时她是这么觉得。

“回答我啊。”或许是心急了，他再也没有多余的耐心多耗几天。四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他掳获她的芳心，已经足够。

“我……一直都……”“我回来了！”梦霏吞吐的声音被突来的喊声打断。于是讲到一半的答案就这么硬生生地被梦雪破坏了！

无仇紧握拳头，恨得牙痒痒的。可恶，只差两、三秒就可以成功了。单梦雪这个程咬金！

“气氛挺好的嘛，你们在干啥？”梦雪故作无辜从连接车库的后门走来。

一进客厅，便见到高大的漂亮耶诞树及两人梦幻般的镜头。身为闯入的第三者，她当然看得一清二楚，只是装傻罢了，免得尴尬。

“梦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担心你今晚真的不回来呢。”梦霏见到她，开心得不得了，连忙起身来到她身边，脱离任无仇的密密情网。

纵使她真的相当喜欢任无仇，但他的进展动作却太快了，让她一时无法接受。

“我怎么可能放你一人在家呢？太危险了。”梦雪脱下身上的毛料大衣，话中有话。

用眼角余光扫了任无仇一眼。

“不是说好今晚不回来的吗？怎么，被学长甩了？”无仇很坏地取笑她。

原本无心的玩笑却因她骤变的脸色而窘然。

原来他真猜中了。无仇静观她的神情，下了结论。

“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。”梦雪一脸冷然，心平气和地走到客厅。

小巧的客厅中间摆了棵两公尺高的人工耶诞树，在点点灯光照耀下，气氛相当动人温暖。

梦雪直盯着美丽的耶诞树，不发一语。而一旁的无仇则盯着梦雪，不吭一声。

瞬间，客厅空气沉静异常，令梦霏感到窒息，相当不舒服。

“梦雪，你吃饭了没，要不要我热些东西给你吃？”她不喜欢无仇和妹妹这种自成一局的现场气氛，就好似她只是一个局外人，被排除在两人的世界之外。

为何她会忽然有被排斥的感觉？她自己也不明白啊！

“我自己到厨房弄些东西吃就行了。”梦雪将视线自耶诞树抽离，缓声答道。她刚刚被绚烂的耶诞饰品迷惑住了，不小心失了神。

“不用了，你刚回来，一定很累。我去帮你热今天的晚餐，你可以乘这个时间先去洗个澡。”话一说完，梦霏逃难似地走到厨房中。

见到姊姊不自然的举止，梦雪兴师问罪的箭头立刻指向一旁的无仇。

“在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你和我姊姊正在做什么？”她问得直接，却得降低音量，以免被在厨房的梦霏听到。

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又是超级浪漫的圣诞节。你说我们能干什么呢？”他甩了甩落在额前的发，装酷反问。

“你……无赖！”梦雪气急败坏地低骂一句。

“谢谢赞美。”他作了个欢迎再度光临的姿势。

他的白马王子角色只针对梦霏而已，至于梦雪，就在她面前扮色狼无赖吧。无妨！

“你这家伙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离开？”她来到他面前，双手交握胸前。

这家伙真懂得享受，在满是暖气的温暖客厅内，跷着二郎腿，倚着沙发躺在羊毛地毯上。

好事尽被他占尽。

“至少得待到奶妈回来后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“奶妈今天打电话来，她说她的女儿生完小孩后身体很不好，她想多留几天照顾她，所以请我晚几天再离开，至少待到她回来之后。”“少骗人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”她闷哼一声，打算直接从他身上跨过，走到卧房。

谁知，她的右脚才一跨出，左脚还没踏稳，他竟右手一伸，拉住她的小腿。

于是，她就这么重心不稳地往下跌去，整个人跌落在他的身体上。

她唉叫一声……好在他的手适时摀住她的嘴，免得她惊动了在厨房的梦霏。

该死的，他是故意的。梦雪整个人跌在他的身上，胸贴胸，颊贴颊，只差没嘴对嘴。

“放开我……”她张嘴狠狠地咬他摀住她嘴的手指。

这回，哀叫一声的人换成无仇。

梦雪才不管他，乘他哀嚎的同时，她迅速起身，准备走入卧房。

只是，心脏突然一阵抽痛！是刚刚撞到的缘故吗？她停下脚步，右手抚着隐隐作痛的胸口。“姊……”梦雪感到不对劲，刚刚她和无仇两人闹得这么大声，却不见梦霏的身影，难不成……思索至此，她脸色苍白地冲到厨房，几乎同一时间，见她脸色欠佳的无仇，也跟着进去。

两人一前一后地来到厨房，遍寻不到梦霏的身影，双双视线往地上一移，终于在饭厅旁的餐椅下见到昏躺在地的梦霏。

“姊！”梦雪大叫一声，冲到饭厅。

只见梦霏毫无血色地躺在地板上，冒着热气的热汤洒了一地，些许泼洒到她的脸和手。

“姊！”梦雪惊慌失措地紧抱着她，一时间乱了方寸。

“让我来，我们立刻送梦霏去医院。”同样意外的无仇倒是冷静许多，他弯下身来，小心翼翼抱起昏迷的梦霏。

于是，原本胡闹温馨的耶诞夜在梦霏的意外昏倒中宣告结束。

7 梦雪和无仇两人将昏倒的梦霏紧急送至医院。

在医生初步诊断下，梦霏是因为过度劳累加上感冒。而她原本身体就虚弱，又有低血压等症状，因为才会突然昏倒。

经过医院初步诊断后，梦霏得进一步作深入的身体检查，必须在医院里住个两、三天。

将梦霏安顿好后，梦雪独自到住院部门办理手续，留下无仇陪伴沈睡的梦霏。

办完手续，梦雪回到病房，迟迟没有踏入房门，她站在病房外，静静伫立着。

自责的她，没有勇气进房再度面对梦霏那毫无血色的苍白面孔，那是她这一生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。还有，无仇的存在，也是她停住脚步的原因，她不想让他见到自己最脆弱无助的一面，唯有面对病榻中的梦霏时，她平日的坚强、冷静和高傲都会瞬间瓦解，她不愿让任无仇这个外人见到她软弱的一面。

梦雪静静站在房外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眼前的开门声忽然惊醒了她，抬头一看，无仇正从房内走出，缓缓将房门阖上。

她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望着，神情黯然复杂。

“梦霏……她已经睡了。”他开口，脸上的表情同是复杂。

“嗯。”她轻应一声，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。

“住院手续办好了吗？”他问，难得的正经。

“嗯。”她点头，躲避他的眼。

“你去了半个小时，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出来看看，为何……站在这里？”他的话中透着担忧。

为她的沈默寡言及少见的落寞。

“我没事，想些事情。”她想逃，想逃回病房内，却被他一手抓住。

“梦霏刚睡，你不想吵醒她吧？”“放开我……”她颤着声。

“为什么避开我，我当真令你如此讨厌？”他不解地问，没有放手的意思。

“不是，不关你的事。”她别过头去，逃避着。

“不是讨厌我，那么……是爱上我了？”“才不……”她想甩开他的手，却反而被他狠狠抱住。

“我不介意你喜欢我，甚至爱上我，如果哪一天你愿意面对自己感情，或许我也会试着诚实告诉你我对你的真正想法。”他深邃的眼注视着她，语气认真地说。

“我不懂你接近梦霏究竟有何目的，之前我说过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。不管是她的人或她的心，是禁不起一丝丝的伤害，你懂吗？”她再度严正申明。

“我不曾有伤害她的意思，从不曾有过。”“你已经伤害她了，要不是你的出现，她的身体不会过度劳累，心理状况也不会起伏过大。你最好现在就离开，从此消失在我们姊妹眼前。”她冷冷睇视他，提出要求。



“不可能的。”他摇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我刚刚已经答应梦霏，要一直照顾她。”“梦霏有我照顾就行了，不需要你这个外人插手。”她强忍住冷静面孔下的激动，只差没微吼出声。

“外人？”他微顿了下。“如果我有名正言顺的理由，你就不会一直把我摒除在外，是吗？”他自问似的低喃，眼神是两难的困惑。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总之，为了梦霏好，请你离开。”她冷然地抛下这句话，头也不回地推门而入。

“马上离开？”他自喃一声。“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心愿。”看着握在手中的微型录音器，无仇无意识地自嘲着。

方才在病房内，单梦霏已亲口说出她的心声，说出他此行想要得到那句话，他已成功地让她爱上他，并口头答应要他留在她身边照顾她一辈子。

要他照顾她一辈子，当然是不可能的，那只是逢场作戏的台词罢了。在他尚未脱离白马王子角色之前，任何漂亮的话语皆有可能从他口中说出。

他不是故意欺骗梦霏，只是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罢了。无仇如此安慰自己。

待在房门外好一会儿，无仇缓缓移动脚步，带着连他也无法理解的复杂心情，轻轻悄悄地离开了。

“梦雪，无仇人呢？怎么从昨天之后就没有看见他？”一早从病床醒来，梦霏便抓住在一旁的梦雪直问。

“我……不知道耶，这家伙行踪不定，谁知道他跑到哪里了。”正在准备早餐的梦雪，被她心急的模样逼得心虚不已。

自从昨晚的谈话之后，任无仇这家伙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她一直留在医院照顾梦霏，没有回到烟波小屋，因此不清楚他是否真已拿着行李离去。不过她有预感，这家伙这次是真的离开了，昨夜，她在他的眼底读到离别的讯息。

“梦雪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……”梦霏突然话锋一转，讷讷地表示。

“有什么话尽管说，你还怕我到处宣扬啊！”她取笑她的犹豫不决。

“昨晚你去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，我……我向无仇告白了。”她的脸红得像樱桃般。

“结果呢？”梦雪心底闪过一抹不好的预感。

“无仇说他同样喜欢我，愿意照顾我一辈子。”她羞怯一笑，充满幸福感。

“他说，等我身体转好，他会向爸爸提亲，娶我为妻。”“姊……”她完全呆愣住，这出乎意外的发展令她错愕。

“梦雪，你不替我感到开心吗？”见她神情有异，她不解地问。

“我当然替你感到高兴，只是爸爸不晓得会不会答应。”她慌乱地低头，忙着准备桌上的早餐。

“不管爸爸他答不答应，我一定要和无仇在一起。”向来温和的梦霏道出难得的坚持。

“梦霏，我支持你，我会站在你这边。”梦雪紧握住她冰凉的小手，真心支持道。

“谢谢你，梦雪。”梦霏因感动而热泪盈眶，激动的心情不是三言两语便可道尽。

她相信，梦雪一定能够了解并分享她此时的心情，因为她们是血浓于水的双胞胎姊妹啊！在这世上，没有人比她们姊妹更了解彼此了。

“姊，医生说这次的检查得仔细些，所以必须多待在医院两天，等一下我想回去拿些换洗衣物和日用品，你一个人暂时留在这里不要紧吧。”她不放心地问。

梦霏听了一笑。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一个人没关系的，说不定无仇等一下就会来医院陪我了。你放心地回家去吧！”“我已经交代过护士要记得按时给你吃药，我会快去快回的。记得，早餐一定要吃喔。”将梦霏爱吃的早餐备受后，她随即拿着钥匙迅速离开。

在她匆忙不自然的动作下，为的是想回家去，确认任无仇是否真的已经离开。

或许，她还来得及见他一面……

回到烟波小屋，屋内是死寂的沉闷。厚重的窗帘遮盖下，偌大的室内阴暗，毫无生气。

车子的引擎刚熄，梦雪立刻冲到客房中，当她一眼望见收拾得干净的房间时，失望的心绪席卷她的心扉。

他真的走了，走得一乾二净。

梦雪站在空空洞洞的房内，心情像失落宝物般的难过。如果她昨晚知道梦霏和无仇之间的约定，她就不会提出要他走人的要求了。这下可好，若他真的就此离开，他又如何看待和梦霏之间的约定呢？是戏言，还是他的真心表白？她似乎太小看任无仇这个男人了，他的出现本是迷雾一团，现在他又无声无息的消失，在他的出现与消失之间，他为何而来，又因何而走呢？她确信，他绝对不是因为她的请求而离开。

遍寻不着无仇的身影，梦雪的心惆怅不已。她不明白，自己是替梦霏的痴情感到难过，还是替自己的逃避感到后悔。

挫败气恼地回到客厅，她泄气地坐在沙发上。

她不得不承认，同为双胞胎妹妹的她，和梦霏喜爱上同样的男人。为了顾及梦霏的心情，她一直压抑心底孳长的情愫，也因为这段莫名而来的情感，她一直不肯面对心中的感觉！

这段情感来得太快太突然，让她一直无法相信，自己竟然会喜爱上一个来历不明的痞子男人。最重要的，是梦霏同样也喜爱任无仇，身为妹妹的她没有勇气和姊姊同争一个男人。

从出生那刻起，她从梦霏身上取走的东西已经大多了，她拥有她的健康、她的快乐、她的生命力，现在梦霏好不容易有勇气经营她的感情，她怎可一手破坏掉她的美梦，憧憬，成为妨碍她终身幸福刽手身为妹妹的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让梦霏得到应得的幸福。

不管任无仇在何处，她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

她低叹一声，气息还没结束，任无仇的声音忽然远远地传来。

虽是极小的说话声，她却马上听了出来。那是他的声音，不会错的。

从沙发上跳起，她循着声音来源往屋后走去。穿过浓密的花草树林，来到屋外不远处的沙滩上。

逆光中，她瞧不见他的面孔，只隐约见到他修长的身影，而强大的海风将他的声音传到她身边，他正在打行动电话，那低沉的嗓音是她认得的。

“嗯，任务已经完成，我打算今天回日本。官哥，我自认我这次的表现完美无缺，单梦霏已经不可救药的爱上我扮演的角色，也希望你能早日安排我复出的相关事宜……好的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回到日本后会立刻到事务所报到的。”断续的声音从含有咸味的海风中传来，在呼呼作响的风声下，她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他说的那些话，那些会毁了两颗芳心的残酷言语。

梦雪直愣愣地站在沙滩上，这片两人初次相遇的美丽沙滩。那天的午后情景，她记得一清二楚。

“你果然来了，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走了。”收上电话后，他的视线落在她颤动的身子上。

若非她俏丽的短发，他会以为站在眼前的是梦霏而不是梦雪，她这副含泪轻颤的无助模样，让他的心头狠狠被敲了一拳。

“原来……你真的是有目的才接近梦霏的。”她紧握拳头，震撼的心揪得好痛好紧。

如此残酷的事实摆在她眼前，由不得她不相信。

“没错，打从一开始我就怀有目的前来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刻意安排的。”无仇承认一切，无心再隐瞒下去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梦霏呢？”她强忍住心中的激动，欲爆的情绪悬在弓上。

“这点连我也不明白，我只是个受命者。”他可以从她眼中读出她的恨意。她应该恨他的，正如同他厌恶之前这个虚伪角色般。

“是舅舅叫你来的？”她紧咬着唇，不肯让自己在他面前崩溃。

“这个问题你自己去问他。”他淡淡地望着她。“我已经脱离这出戏剧，从此以后如你所愿，绝不会再出现在你们姊妹面前。”他伸出手，轻抚她俏丽的脸蛋。

海风吹着他的前发，遮去他大半的复杂神情，同时也迷蒙了她的双眼。

“你是 Aroma……对不对？你就是 Aroma！”她抓着他的手臂，柔嫩的唇因含咬过度而泛出血丝。

她不明白为何舅舅要唆使他演这出戏？更不明白为何他愿意答应照顾梦霏一辈子？若不是出于他的自愿，舅舅又是以怎样的条件令任无仇点头？她完全不明白，不愿也不想面对真相。

“没错，我就是 Aroma，是梦霏暗恋了十二年的梦中情人。”他无意放开她，顺着她激动的身体语言，他将她紧拥入怀。

“既然你知道你是梦霏的梦中情人，为何还要欺骗她脆弱的感情，狠心伤害她？”滚烫的热泪滑落她的脸颊，她狠狠敲打他的胸怀，哭泣地指责道。

她恨他，她好恨他。是他给了久病的梦霏希望，却又狠狠地戳破她的梦想。他怎能如此残忍地对待梦霏，她替她感到不平、心痛呵。

“你怎么骂我、指责我都无所谓。我唯一在乎的，仅是我的演艺前途罢了。这次多亏梦霏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才能顺利通过演技考验。”他冷冷地将她推离怀抱，残酷地在她唇上一吻。“若要我选择演对手戏的人选，我宁愿是你，梦雪。”他凝视她，别有深意的。

“你会得到报应的，像你这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一定会得到报应的……”她跪了下来，跌落在柔细的沙滩上。泪水也如雨滴般，滴落在细沙上。

“我知道，若真有那一天，我会欣然接受的。”他望着她脆弱的身影，若

有所意的丢下这句话。

“你——”见他背着简单的行李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，独留她一人于冷冽的海边，任何话她都说不出口了。

她没有多余的心思可以奢侈地顾虑自己的心情，无仇毫不留情地离开后，受伤最大的，就是姊姊梦霏了。

她该如何面对梦霏她失去无仇的窘境，她该如何安抚姊姊那颗受伤的心扉呢。一想到这些恼人的问题，她就觉得好累好累……落花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

她多么希望任无仇不是那朵无情花，他表面的无情实为他别有用心的深情。然而，她错了，他不但背叛了她的感情，还深深地、狠狠地刺伤了她。

俗世间的情感，当真如此伤人心呵！

## 第八章

自从梦霏于耶诞夜那晚住进医院后，她再也没有出院过。

无仇离开的第三天，她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。原本稳定的先天性心脏缺陷因不明原因而恶化，梦霏的心脏功能急剧恶化，现在就算是轻微的走路运动，也会因心脏负荷不了而要了她的命。

眼见梦霏的病情一天天恶化，梦雪却一筹莫展。她只能整天揪着心，陪着梦霏一起忍受病魔的折磨和痛苦。

她不愿承认，梦霏的病情和无仇的离开有关。更无法亲口告诉梦霏无仇接近她的目的，及所有隐瞒住她的事实。她害怕当梦霏知晓一切，也就是她离开人世的时刻了。

不讳言，她好怕那一天的到来，深深恐惧着。这一个月来，她度日如年，时时刻刻都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，害怕梦霏会因此而离开她，不断累积的情绪和委屈早已压得她透不过气来。

“姊，你今天气色不错呢，要不要我抱你到阳台来透透气，晒晒太阳。”

又是一天的早晨，梦雪一如往常地来到医院，和守夜的钟点护士打过招呼后，她笑着打开病房的窗帘和窗户，同病床上的梦霏嘘寒问暖。

“不用了，我不想动。”虚弱的语气自梦霏口中吐出，苍幽的脸蛋上显现沈重的忧愁。

“可是，难得今天天气这么好耶，不出去透透气太可惜了。”在姊姊面前，梦雪依然是很有精神的。她若无其事地来到她面前，替她梳理刚睡醒的乱发。

“我不想出去。”梦霏轻声低喃。

自从无仇离开后，她整个人变得更加沈默寡言，除非必要，她很少开口。就连一向很亲的奶妈，也被她的改变弄得焦头烂额，无法理解她不在的这段期间梦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当然，梦雪是没告诉奶妈所有真相的，在她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这残酷事实前，她不愿对任何人开口。

“你这样子消沈，天上的妈妈是会难过的。”梦雪梳发的动作停了下来，手上握着大把随着发梳掉落的长发。她低望那因长久服用药剂而造成的副作用，整个人暗自悲伤起来。

对于梦霏的未来，她愈来愈没有信心了。

“梦雪，今天有无仇的消息吗？”梦霏一如既往地询问。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她忍住心头涌来的强大悲伤，声音是颤抖的。

“无仇他为什么不告而别？我很担心，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因此忘掉所有一切了。就连我和我们的约定……他也忘掉了。”梦霏眼神毫无焦距地凝望远方，语气平静的可怕。

她这种出乎意外的冷静，令梦雪更加不安和忧虑。

“你别胡思乱想，无仇他可能临时有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才不告而别。等他办完事情，他一定会立刻出现的。”明明是笑着安慰她，脸上的泪水却不争气地落下。

“梦雪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”见到妹妹的眼泪，她跟着心慌难受。

“没什么，是有东西跑到我眼睛里，好痛。”她挂着泪水起身，取了张面纸拭去眼泪。

“要不要紧，我看看。”梦霏依旧是关心妹妹的。

“不要紧，已经擦掉了。”她摇头，别过身去。

“梦雪……”她意外惊见她的泪水，她很少在她面前哭的。

“姊，我去帮你弄早餐。”她想逃，逃得远远的。

好想逃离这所有的一切，逃到一个没有人事牵绊的陌生地方。

“梦雪！”她唤住她，语气是急切的。

她停下脚步，却没有回头。

“不要离开我……求你……不要离开我……”梦霏伸出手，却怎么也抓不到她，她一心急，坐起身来，手一抓空，就这么直直地往地上滚落。

“姊！”梦雪被她的突然落地吓得心跳差点停止，她冲上前，整个人紧紧地抱住梦霏。“要不要紧，有没有摔伤？要不要紧啊？”她死命地紧抱住梦霏，自责的心绪如涟漪般扩散开来。

梦霏相当清楚她一言一行所代表的想法，她想摆脱一切的谬想一定是被梦霏看出来，不然她不会如此害怕她的离去。

“梦雪，答应我，不要离开我，如果现在连你也离开了，我真不知如何活下去。”梦霏死命抓着她的手，泪眼迷蒙的拚命恳求。

“傻瓜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可能突然离开你呢，别忘了，我们是双胞胎呢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人事物能把我们分开。嗯？”她笑着安慰她，化解她的多虑与疑心。

“你没有骗我？”梦霏显然无法放心。

“骗人的人永远是小猪。”她伸出小指，如孩提时代的同她打勾画指印。

“梦雪，我这样是不是很自私，因为我的任性而让你……”“不许再胡思乱想了，完全没那回事。”她摀住她未完的话语。“我们从生命形成之初就在一起，这是上天安排好的，我发誓我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”她紧紧拥住她，给了个最最真切的誓言。

这话一出，就像定心丸般，安定梦霏所有的焦虑。

“我去帮你弄早餐，今天想吃什么？”扶她上床后，她笑问。

“我肚子不饿。”她摇头。

“又来了，不行，你一定得吃些东西。”梦雪坚持道。“奶妈昨天帮你炖了锅药膳，中午她就会顺道带来。所以早餐吃得清淡简单些就可以了，我现在就到医院的烹调室准备早餐。”她话一说完，正准备走出病房，忽地，房

门口应声而开，来了两名不速之客。

姊妹俩万万也没想到的不速之客。

“爸……”梦霏首先惊唤出声。

站在眼前的，是近两年不见的父亲，以及一个月不见的陈庆甫。

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人怎么会一起出现在这里？令人匪夷所思。

“梦霏，听说你的病情又恶化了？怎么回事，好端端怎么又会生病呢？”单父来到病房内，成熟稳重的风采下尽是担忧之心。

“我……”梦霏被父亲问得哑口无言，许久不见的父女三人，亲情是相当生疏的。

“你别开口就责问梦霏，她身体天生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禁不起你这种责问的。”一旁的梦雪来到病床前，护着梦霏。

“梦雪，你暴躁的脾气还是没改。”单父略带严肃地回望她。“跟你去世的母亲一点都不像。”语气是不悦的。

“有其父必有其女。”她闷哼一声。“别以为姊妹像妈妈一样，有着一副天生的好脾气，你就可以毫不讲理地责问她。也不想，没尽到父亲养育责任的人没资格说这种话。”“你——”一见面，就被女儿毫不客气的教训，单父气急败坏，下意识地伸出手。

梦雪的暴躁脾气显然遗传自他身上。

“单伯父，请你冷静。梦雪她不是有意激怒你的。”一旁的陈庆甫出面阻止两人的纷争。

“单家有这种没有教养的女儿，真是家门不幸。”他气呼呼地放下手来。

“梦雪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，没有人比得上。”陈庆甫对自己的眼光向来自信，他自负所有看中的人事物。

“既然你真心喜欢我这个女儿，我就答应你和她的婚事。早些把她娶过门也好，免得我心烦。”单父探视梦霏的心情显然已被破坏殆尽，待他身后的秘书将一大篮的水果送上桌面，他也没有再待下去的意愿了。

“梦霏，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，我会吩咐奶妈多留意你一些的。”单父很客套的结束探访行动，离开时，甚至连拥抱及握手部不曾有过。

待他在秘书的陪伴下离开后，满室遗留下来的，是那沉闷至极的尴尬气氛及讽刺碍眼的水果篮。当然，还有陈庆甫这位不速之客。

他没有离开，只是静望姊妹俩的沈默反应。

在他陪同单父前来探病之前，他没有想到他会一口答应这门亲事。在他不久前亲自到美国造访单父时，这位集权势和财富于一身的商场强势男人，可没如此潇洒干脆。看来，他今天是挑对时间，捡到便宜了。陈庆甫暗自窃喜。

“梦雪，爸爸真的答应这门亲事了。”梦霏错愕的神情直望着站在一旁的她。

“要嫁他自己去嫁，谁理他啊！”梦雪无视于父亲的权威，她才懒得理会。

“可是……”“姊，你不要想太多，刚刚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，没有人拆得散我们姊妹两人。”她回望陈庆甫一眼，若有所意地瞪视他。

对她的仇视，陈庆甫并无多加表示及响应。

“有关我们的婚事细节，我会再跟你联络的。好好保重，梦霏。”他挂着笑容离去，那诡异的笑容当场令梦雪不寒而栗。

陈庆甫向来精明，他从不作没有把握的事。一想到这点，原本就心烦意乱的梦雪更加不舒服。

夹在父亲权威和陈家势力两难的处境下，她该如何方能如愿脱困？她已无心去多想了。

眼前最重要的，是她想帮助梦霏脱离那每天以泪洗面的生活，梦霏的身体状况才是她最在乎的一件事。至于她和陈庆甫之间的情感纠葛，她已不想去思索。

她的芳心……早就葬在任无仇那个无情无义的男人手中了。

“你烦不烦？我已经很明白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嫁人的。”隔天下午，梦雪在医院停车场又遇到特地等她的陈庆甫，她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。

“我不勉强你嫁给我，不过，在你拒绝我之前，我希望你好好思考一下。如果不想让你宝贝姊姊知道任无仇的真正身分，及他刻意接近她、扮演白马王子的真正目的，你最好放些心思在我们两人的问题上。”陈庆甫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般急切，他变得从容且很有自信。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听到他这番话，她猛然心悸。

“你懂的，那天你在沙滩上和任无仇所讲的话我全听到了。”他原本是想为耶稣夜那晚所发生的争执解释一番，才特地前往烟波小屋，没想到却让他瞧见最精彩的一幕。

“你——”她惊愕地看着他，如果当时他在现场，这么说他也看见任无仇对她所做的一切……“没错，那家伙在海边将你紧拥入怀，亲吻你的画面我也看见了。”他看出她惊然的尴尬和心慌。

这表示他已胜券在握。

“你如果胆敢将无仇的真实身分告诉梦霏，我一定不会原谅你。”她不愿受他的威胁，百般不愿。

“你是害怕我对梦霏泄漏任无仇的真实身分，还是害怕我将你和那家伙所做的事情被梦霏知道。照这情况看来，你是偷偷瞒着爱慕任无仇的梦霏，和那家伙大搞地下情。”撞见此景，他当然生气。之前他就认为梦雪不会无缘无故拒绝他的求婚，那天在海边他终于发现事情的症结所在。

“我才没有……”他一语道中她的虚心。

“你敢说你跟那家伙没有任何牵扯？”他微愠地逼近她，双手直撑在角落的水泥墙。

“我……没有必要向你报告我私人的情感动向。”她别过头，抗拒他直逼而来的压迫感。

他强势的火药气息团团包围住她。

“你要我现在就上楼，告诉梦霏所有一切。让她知道她最信任的妹妹背叛她，让她因受不了这番刺激而加重病情，甚至因此而撒手人寰？”“不……”她摇头，无法想象事情的后果。

“你也不愿意，是吧？”他左手环住她的腰，右手抚上她为难的脸蛋。“如果不想让你的宝贝姊姊知道一切，就乖乖地跟我结婚，这样一来，对你对她都好。”他低下头来，热切的唇毫不留情的覆上。

“放……”她想反抗，却动弹不得。她的力道消失在他强索的狂吻中……好久好久，他才气喘吁吁地离开她诱人的唇。

却没有放手的意愿。

“婚礼的所有细节，我早已经准备好了，昨天你父亲点头答应后，爸妈就差人去把帖子印好，三天后，我们立刻订婚。至于婚礼，一个月后我们在美国举行。”他依然将她搂在怀中，轻语道。“婚后，我会派专人照顾你姊姊的，你不必再像以前一样，寸步不离地陪在你姊姊身边。我要你彻底脱离以前的看护生活，好好做我陈庆甫的新婚妻子。”他拥她的力道相当用力，搂得她喘不过气来。

她没有说话，任由满腔委屈的热泪不断滑落。

“我好久好久前就想这么抱着你了。”他紧搂着她，让她在他怀中喘息。

回想过去四年来的一切，他真佩服起自己无比的耐性和意志力。要不是任无仇这个情敌的突然出现，他也没有使出这强烈手段的决心了。说来说去，他还得感谢他这位推波助澜的媒人呢！

“我从不知道你是这么卑鄙下流的男人。”无力抵抗的她只能屈服在他的淫威下，在她未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前，她无法抵制他的威胁啊！

“唯有面对我最想要的东西，我才会不择手段。”他轻吻她的秀发，心中暗下决定，在婚礼举行前的这三天，他不会让她拥有可以反抗逃脱的任何机会。

他一定要彻底断了她对任无仇的情丝。

“梦雪，怎么了？一副不开心模样。你快要当新娘了耶，不要这么不开心。”梦霏依然躺在医院病床中，和前来探视的梦雪说话。

明天就是梦雪订婚的日子，虽然这婚礼来得突然，她却也替妹妹感到高兴，毕竟这过去四年来，陈庆甫一直很照顾梦雪，两人今天会有美满的结果，并不令人感到意外。

“姊，我……”纵使有千言万语想说，她却说不出口。陈庆甫一直跟在她身边，她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说话。

“梦雪，你不必担心我，之前和你的那约定，是姊姊太过任性才会无理要求的。比起一辈子陪在姊姊身边，我宁可你找到一个好归宿，幸福一辈子。”梦霏紧握住她的手，替即将披婚纱的妹妹感到开心。

“姊……”她心底难过地望着梦霏，眼见她的病情一天天恶化，要她如何安心离开她身边。更何况，这个婚姻不是她想要的，她真正喜欢的人是……

“梦雪，医生说不可以让梦霏太过激动和劳累的。我们还是让她好好休息吧！”一旁的陈庆甫命令特别看护服侍梦霏休息。

“可是我们才刚来医院……”她抗议道。

“我们还有很多婚礼事宜要忙，没太多时间了。”他无视她的不满，硬是半抱半哄着她离开。

“庆甫说的没错，你们一定有很多事情得处理，不用浪费时间陪我了。反正以后多的是讲话的机会。”梦霏接过看护手中的药，虚弱地勉强挤出一抹笑容。

“姊，这段时间我会请奶妈多来医院陪你的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喔。”瞧见梦霏每下愈况的身体状况，梦雪心痛得如刀割般难受。

她有预感，梦霏现在需要她，她不该在这个时候离开她身边的。可是，她别无选择，面对父亲及陈家施予的双重压力，她没有反抗的胜算。

如果她现在说不，直接受到最大伤害的人将是梦霏啊！

“我们走吧，有个人正在等我们，你会很有兴趣见到他的。”陈庆甫拉着她的手匆忙离开医院。



在无法自由的来去之间，梦雪只是一个受到操控的傀儡娃娃。不能言语，也不许有个人的情绪反应。

这如噩梦般的行尸走肉，将是她未来婚姻生活的开端吗？她不敢也不愿去想。

梦雪万万没有想到，她竟然能见到舅舅官介衍。

方才离开前，陈庆甫口中的那个神秘人物，就是刚从日本返台的官介衍。

陈庆甫带着梦雪来到一家餐厅，两人一坐定，就见到官介衍翩然出现。

“舅舅。”梦雪吃惊的看着久违的他。

“梦雪，恭喜你啊，终于要当新娘子了。”官介衍那精明严肃的脸上显现难得的温和笑容。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不明所以的她完全不晓得陈庆甫精心安排的布局。

“还不是接到你的帖子，不赶回来不行啊。更何况，我也听说了梦霏病情恶化，我想乘这个机会顺道去探望她。”官介衍原本温和的神情转为沉重。

“看来她虚弱的身子和你母亲一样，终是逃不过病魔的纠缠。”“舅……”“任无仇的出现，是我刻意安排的。”他知道梦雪一定会开口问他，于是不待她启齿，他便开口说明。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”她一听，相当激动。

“为的是让梦霏在结束生命前，留下一个美好回忆。”他坦然回答。“我知道梦霏一直很喜欢 Aroma，更清楚她这遗传自母亲的病情不可能久活，因此当 Aroma 为了复出的演艺前途有求于我时，我要他在现实生活中扮演梦霏的梦中情人角色，事情就是这样。”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梦霏一旦爱上任无仇，要如何忍受他默然离开后的日子？舅舅的好意最后却变成扼杀梦霏生命的杀手。”梦雪激动地诘问他。

“我无法要求任无仇无限期的陪在梦霏身边，除非他自愿留在她身边照顾她，不然我没有立场要求他这么做。”官介衍说出自己的难处。

当初他只想要给梦霏一个甜蜜快乐的回忆，冀望她在走向短暂的生命终点时，能够了无遗憾。

“舅，请你让任无仇回到梦霏身边，现在除了他，没人救得了梦霏了。”她哀伤的恳求着。

“我会向无仇说明状况的，至于他愿不愿意回来，我就没有把握了。”官介衍歉然的表示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没想到他的好意竟会演变成这种状况。

他没有坦然说出，经过一个月的密集特训，无仇已经作好复出的一切准备。待他东山再起，他的时间愈显珍贵，届时满满的通告和活动将占涌所有时间。在那种分秒必争的复出重要时刻，他哪会有多余的心思和时间来陪伴梦霏呢？除非，他放弃准备多时的复出计划。

不过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依他对任无仇的了解，他不是一个会假戏真作的男人，更不是会因儿女私情放弃大好江山的温莎公爵。要他放弃复出计划回来陪伴照顾梦霏，实属天方夜谭。

“舅舅，我衷心盼望明天你会来参加我和梦雪的订婚典礼。”一旁的陈庆甫终于开口。他特地发帖子给远在日本的官介衍，自然有他的目的，为的就是断了梦雪对任无仇的虚幻情感。

至于梦霏，那不是他能够插手的范围。他无心也无意蹉她和无仇之间

的感情浑水。

“等下去医院探视完梦霏后，我就要赶回日本了。所以我也只能在这里先向你们道声恭喜，若有时间，你们在美国举行的结婚典礼我会抽空参加的。”官介衍向两人握手道贺。

大忙人的他匆匆赶来，随即又匆忙离去。

明天，是无仇召开复出记者会的大日子，他缺席不得。

“这下，你应该满意了吧？”官介衍离去后，陈庆甫于是开口。“所有的一切，只是任无仇在逢场作戏罢了，对你、对梦霏，他都不是真的。”“不，他不是那种人。”她硬咽着，激动的反驳。

“我有寄帖子给他，等明天一到，你就会明白，他将会选择复出记者会，还是选择你的一生。”陈庆甫言语之间相当冷静自负。他有十足的把握，任无仇明天将不会出现在订婚典礼上。

“我相信，他不是无情无意的男人！”梦雪丢下这句话，盲目地冲了出去。

“梦雪！”他追上前去，在下着滂沱大雨的夜色街头将她掳住。

“放开我，放开我……”她低吼着，不满的激动情绪湮灭在雨声中。

“我不放，死都不放。”雨中，他将她紧搂在怀中。“我不服气，我努力四年的真心情感会比不上一段不到七天的逢场作戏。相信我，那男人不是真心爱你的，你不值得为他承受这么多痛苦，糟塌你的感情和泪水。真正爱你的是我，懂不懂？已经快四年了，四年了……”他紧抱着她，任由雨水冲刷泼淋。

他多么希望经过这场冬雨洗礼，她能够忘了那个男人，抹去他在她心底残留的身影，他多么希望她能够响应他的爱，用她最贞洁的一颗心……

## 第九章

订婚典礼举行当天，任无仇果然没有出现。而病榻上的单梦霏也因过于虚弱而缺席。

热闹盛大的典礼中，陈庆甫的父母以及梦雪的父亲和后母——一位大不了她几岁的年轻日本女人皆出席了这场盛会。

梦雪会讨厌日本所有人事物的原因其来有自，不难了解。整个订婚典礼下来，她没说到半句话，仅是不停的微笑再微笑。

她的笑中含着悲伤和泪水，却无人能够了解。旁人呆蠢的以为她喜极而泣，除了陈庆甫，没人了解真正原因。

订婚典礼结束后，当晚，在事先没被告知的情况下，梦雪被安排住在陈家坐落在北投的老家。距离台中足足有两小时车程之遥的陌生地方。

“为什么，我为什么非得住在这里？我还要上课，还得去医院陪伴梦霏。”莫名其妙地被带回这个相当气派的日式别墅，她不满地向陈庆甫抗议。

“爸妈希望你能够早点熟悉我们家的生活，所以才要你先住进来。学校那边只剩期末考试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你回去参加考试的。等考完试，一放寒假，我们立刻回美国筹备婚礼。”陈庆甫将她带进两人的临时新房。充满古意的房间内，依古礼贴满囍字。

“我不要，我要回台中去。”积压了一天的情绪终于爆发，她已经乖乖参加完订婚典礼，他为何还不肯放过她。

天真的她单纯以为，订婚只是订婚，两人不需要入洞房的。

“我好不容易终于得到你，你以为我会放你回台中，或者放你回到另一个男人的身边。”陈庆甫的声音冷静的可怕，他边说边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，解开领带钮扣的束缚。

“你想干么……”她不敢往下想，他脱掉身上衣服后的动机。

“新婚之夜，你说我们还能干么呢？”他直盯着她在会场已事先卸了妆的清秀脸蛋，那不施胭脂的纯净脸蛋才是他所欣赏的模样，一如她的清纯无瑕。

“我们还没结婚，不算是正式夫妻，你不能……你不能……”她慌了，慌乱得语无伦次，虚软的脚步直往后退。

“我等不及了，我无法忍耐一个月，四年的时间已经够久了。”忽地，他一手抱住她的纤腰，一手打横抱起她的双膝，将她整个人往床上带去。

“不要……我不要……”被强压在床上的她根本无法动弹，巨大的恐惧感吞蚀掉她所有的勇气和力量。

他正动手解开她洋装上的钮扣，狂热的吻沿着她的粉颈一路烙下记印。

天啊！有谁能够救她，有谁能够带她离开这里……梦雪无助的在心中呐喊。滚烫的泪水早已迷蒙她的眼……“放开梦雪，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。”忽地，无仇的声音传入耳中。

一睁开眼，她见一身黑衣的任无仇正跳下窗棂，如侠盗般地从窗外闯入。

“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披上面具的白马王子！”陈庆甫见到他的瞬间，眼神闪过一抹错愕。

任无仇的突然现身，显然不在他的计划之中。

“我没兴趣跟你斗嘴，我要带走梦雪。”他来到凌乱的床前，距两人仅几步之遥。

“好狂妄的口气！”他取笑道。“你这个只会用面孔骗女人的小白脸，竟然想要带走我的未婚妻，你凭什么？”他起身，鄙视地站在他面前。

“凭我的拳头。”话未说完，他便一拳挥了出去。

猛烈的拳头不偏不倚的正中目标，陈庆甫当场应声倒下。

“我是没啥本事，年轻时候只学得一身打架本领，你这书呆子想扁我，还早得很。”无仇不屑地踢了踢躺在地上的陈庆甫，当他的视线转移到一旁的梦雪身上时，凶狠的神情忽然凝住。

眼前的她满脸泪痕，不整的衣衫微露出她诱人的香肩，她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像极了单梦霏。

“梦雪……”他缓步来到她面前，缩躲在床铺一角的她全身颤抖，像只受了极度惊吓的小动物。

她没有说话，没有抬头，只是怯怯地直发抖，紧紧缩躲着。

“梦雪，是我。”他爬上床，伸手掬住她骇然不已的身子。

当他一眼望见她颈上的清晰吻痕时，他很明白她的恐惧何来。因何颤抖。

“愿意跟我离开吗？我带你走。”他伸出手，温柔地轻抚她的短发。

她没有回答，以不确定的眼神回视他。

“相信我，我绝不会伤害你的。”他低头吻额，吻去她不知所措的颤抖。他轻柔的吻安定了梦雪的不安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？还有什么地方是我去得了的。”她满是哀伤地望着他。

“我的怀抱。”他认真低视她。“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”“无仇……”她怔然了，不敢相信他竟然口出此语。

还来不及好好感动，他在匆忙之间迅速带她离开陈家。

两人逃得远远的。

远远的……

为避免惹人注目，无仇带着梦雪来到小旅馆休息。由于事出突然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，两人都显得相当狼狈。

梦雪穿着单薄的衣衫，身上没带任何金钱证件，就连鞋子也在匆忙之间遗落一只，而一身盛装的无仇，除了身上的大哥大和少许现金，一样身无长物。

在离开陈家的过程中，两人被突来的冬雨淋了一身，投宿旅馆后，经过简单梳洗，身体总算寻回一丝温暖。不过，在衣物尚未风干的窘境下，梦雪仅能以雪白床单里住身子，再覆以温暖的毛毯。而刚从浴室梳洗出来的任无仇，仅在腰间围了条浴巾。

梦雪坐在床上，默默地盯视无仇的一举一动。虽然不是第一次看见无仇这身打扮，但无仇的俊脸和诱人身材太引人遐思了，她的脸蛋依然羞得绯红。最后，她不得不把视线转移到自己跟前膝头上。

他为何出现？又因何而来？远在日本的他又如何得知自己的现况？有太多的疑问想亲口问他，无奈心底的问题就是梗在喉头，开不了口。

她有什么资格去探究他心里的真正想法呢。如果他不愿主动告知，她的问题显得多余且愚蠢。

“会不会冷？”他拿着毛巾擦拭半湿的头发，低声问。

一个月不见，她的短发长了些，增添了些成熟韵味。

“我……以为你永远不会再出现了。”她答非所问地低喃，双手卷曲在膝上，落寞的视线直盯膝前。

“我是不应该出现。至少，不是现在。”他的动作因她的话而停顿，他缓步来到床畔。

他顺着床沿坐下来，灼热的视线落在她清纯可人的脸蛋上。

“我不明白，那你为什么……”她抬起头，晶眸迎上他的灼热。

瞬间，她怔熬了。他眼波中所流转的情意令她困惑。

“这个问题……你问倒我了。”他低头，温柔的吻上她。

炽热的气息迷惑了她的思绪。

“今天是 Aroma 召开复出记者会的日子，还来不及参加记者会后的餐会，他就跳上飞机来到台湾。因为自从他接到帖子的那刻开始，他的脑海无时无刻不被一抹倩影占据。

原本他只是想躲在暗处偷偷见女主角一面，并且诚心祝福她，没想到他无意中得知这出婚约的内幕。听说，她不是真的想嫁给那位新郎官……”他深邃的眼凝视她，低诉道。

“你救了我，却毁了你自己的大好前程。何苦呢？”她该是感激他的，

然而激动的心绪中却有爱恨交杂的矛盾，为他不顾一切救了她。

“我很傻，是吗？”他自嘲一声。“过去这段时间所有的努力，为的就是重新复出的今天，然而我却为了一段假戏真作的情感投下赌注，赔上我的所有。”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她，难掩心底苦衷。

她回避他的眼，轻别过头。“姊姊不能没有你，请你回到她身边。好不好？”她恳求道。

“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回到她身边。”他摇头，断了她所有希望。

“为什么？你宁可为了我冒险出手打人，为何不愿意去探视姊姊？就算是一眼也好，一眼也好啊！”她激动地抓着他的肩，语气哀伤。

“我不能再冒险了，方才出手救你，只是一时之气。你可别把我当作白马王子或英雄，我任无仇承受不起这种盛名。”他自嘲一声，轻佻的语气回到当初。

一时之气……她的心全都碎了。他的骤然出现好不容易给了她一线希望，现在他又狠狠地毁了它，这个男人当真无情啊！

“姊姊一直深爱着你，一直一直爱着你……”她的泪水如雨般落下，迷蒙了视线。

“我爱的女人不是梦霏。”他面无表情地回答。

“如果你不爱梦霏，那你为何亲口答应要照顾她一辈子？”她吃惊地望着他。

“那是戏中的角色罢了。”他的答案相当冷酷。

“戏中的角色？”她激动地紧咬着唇。“那么你现在又在扮演哪个角色，现在在我身边和我说话的人又是谁呢？是任无仇，是 Aroma，还是另一个我不知道的角色身分？”她低吼着，泪如泉涌。

她恨他，她好恨他啊！

“从懂事以来，我一直在演戏，不管是戏剧或真实生活中，任无仇一直扮演着另一个人的角色。久而久之，真正的任无仇早被遗忘。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，我自己也分不清楚了，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任无仇，对我来说，已经无所谓。”他笑了笑，显得落寞无奈。

戏中的 Aroma，可以给对方任何承诺，现实中的任无仇，却连最简单的承诺都给不起。

他最害怕面对的，其实是心底深处的声音。

因为害怕，所以只能不断逃避，戴着另一副面具生存下去。

“可是我在乎啊，我在乎哪一个是真正的你。因为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，我究竟爱上哪一个你？”她掩面而泣。

她终究是说出自己的心意，彻彻底底地背叛梦霏了。

“你……爱我？”他受宠若惊地反问。放荡不羁的冷漠神情瞬间怔住。

“嗯。”她没有勇气再说第二遍。强烈的罪恶感涌上心头。

“我……不值得你爱。”原本的惊愕转为黯然。“我无法给你任何承诺。”他怜惜地抚上她的颊，轻啄她的红唇。

“你说过，当我有一天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情感，你将会告诉我你心底的真正情感。

我不奢望你爱我，我只想知道，在你心中，是否曾有我的存在？哪怕是一瞬间的悸动。”她渴求他的真心意，过于虚假的情爱不是她所想要的。她要他的真心，他的真意，就算他不爱她，也无所谓。

她要的是他的真心话！

“如果说我爱你，你相信吗？”他深邃的眼直揪着她的。

她怔熬了。

“你不信，是吧？”他自嘲一声，搂她在怀中。“过去这一个月来，我试着忘记你，脱离那剧中人的角色，然而你的身影却无时无刻都在我心中。我愈是要摆脱那感觉，它就愈紧咬着我不放。若要我说出真心话，恐怕不是“爱你”这两个字就能简单交代的。”他温暖的气息团团包围住她，神情温和认真。

“无仇……”这种真心话从他口中说出，就似甜言蜜语般令人质疑，要人相信也难。不是他的错，是他说的太顺口、太漂亮了。

“虽然爱你，却无法给你任何承诺，这样的我，还值得你爱吗？”他苦笑一声，温热的掌心覆在她的心扉。

“我不要你的承诺，只要知道你心中有我，这就够了。”她摇头，淡然一笑。

能够知道彼此真正的心意，已经足够。两人的未来，她不敢去想，也不愿去盼，那种感觉太苦、太痛了。

“和陈庆甫的婚约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对于自己和梦雪的未来，他同样不敢奢望，爱情一旦附上太多期待，往往以悲剧收场。他不乐见两人走到那般田地。最美好的回忆，就此止步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走一步，算一步吧。这世上我所在意的，只有梦霏一人而已。至于我自己的人生……已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。”她凄然一笑，淡然态度下是无可奈何的哀伤。

“梦雪……”他动容了，刻意把持的理智已被翻搅。

“等你复出成功后，可别忘了我。至于姊姊那边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”她浅浅一笑，真心祝福他。

“给我半年的时间，梦雪。”他突然抓着她激动表示。“只要半年，半年后我一定回来……”他未完的话被她吻去。

“不要说了，你的承诺我要不起。能够像现在这样和你在一起，知道你的心意，我已经心满意足，别无所求了。”她的双手圈绕住他的颈项，满是依恋地倚靠在他宽肩上。

借问江潮与海水，何似君情与妾心？相恨不如潮有信，相思始觉海非深。

此时此刻，多么希望时间就此停止，哪怕是一瞬间也好。

一瞬间也好……

## 第十章

那夜，无仇和梦雪两人一起度过。

隔天，在天未明时刻，梦雪便悄悄独自离去。

她没有回到陈家，而是一路搭着便车回到台中，回到梦霏所在的医院。

“梦雪？你怎么来了？奶妈说你会一直待在台北陈家呢。”这天早上，当梦霏见到妹妹时，她的精神显得相当好，病痛似乎已不存在。

“姊，你看起来精神不错。”她若无其事来到病床前，一脸平静。

“我昨天晚上梦到 Aroma，可能是昨天电视上的复出记者会给我刺激过大，就连梦中也惦记着他。”她笑得相当开心。

“详细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医生怎么说？”一如往常般，她坐在床沿，轻轻梳理她的长发。

心情是复杂的。

“我没问耶，反正还不是老毛病。”今天的梦霏显得特别开朗。

“姊……”她不知该如何面对被蒙在鼓里的梦霏。

“梦雪，昨天我好希望能够亲自去参加你的订婚典礼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尽快把身子养好，一个月后飞到美国去参加你和陈庆甫的婚礼。”她拉着她的手，微笑道。

“姊，你看起来精神不错。”她若无其事来到病床前，一脸平静。

“我昨天晚上梦到 Aroma，可能是昨天电视上的复出记者会给我刺激过大，就连梦中也惦记着他。”她笑得相当开心。

“详细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医生怎么说？”一如往常般，她坐在床沿，轻轻梳理她的长发。

心情是复杂的。

“我没问耶，反正还不是老毛病。”今天的梦霏显得特别开朗。

“姊……”她不知该如何面对被蒙在鼓里的梦霏。

“梦雪，昨天我好希望能够亲自去参加你的订婚典礼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尽快把身子养好，一个月后飞到美国去参加你和陈庆甫的婚礼。”她拉着她的手，微笑道。

“姊，昨天晚上我……”“梦雪，我肚子好饿，你帮我作份早餐好不好？这几天我都吃医院的营养早餐，难吃死了，我好希望好希望能够再吃你亲手做的食物。”不知是有意无意，梦霏一直抢话说，一反平日的沈默寡言。

“好，我马上去弄。”梦雪叹了口气，想对她坦白的勇气，瞬间已消失无踪。

她才起身，正准备走出去时，房门才一打开，冷不防地，就见到陈庆甫站在房门外。

铁青的脸色及紫黑瘀青，显示他的不悦和伤处。

无仇昨晚的那一拳，威力不小啊！

见到他找上门，梦雪并不意外，她默默地走出病房，掩上房门。不让房内的梦霏发觉一切。

“跟我走！”二话不说，陈庆甫硬拉着她进入电梯。

为避免引起骚动，也为了不让梦霏知晓一切，梦雪没有反抗，认命地跟随。

来到地下停车场后，他将她关进车内，爱恨交杂的战火于焉开始。

“昨晚，你和他在一起？”他寒着脸，冷声问。

相识四年来，她从未见过他这种怒容。

他是有理由这般生气，他该生气的。

梦雪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坐在车内。

“说话啊，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？”他粗暴地抓着她的脸蛋，弄疼了她。

她却依然不吭一声，任由他的怒气狂扫着她。

“可恶！都怪我宠坏你，才让你以为我是个好欺负的男人。”不甘的恨意紧咬着他。

“你喜爱任无仇那种坏男人是吧，是不是非得逼我也变成那样的男人，你才肯多看我一眼，才会正视我的存在！”他反锁上车门，转身扑向她。

强劲的力道让她被压制在他的身躯下，动弹不得。

“放开我……”她挣扎着，却动也动不了。

“是你逼我的，我要让你尝尝我心中的痛苦滋味，让你生不如死。”他箝制住她挥动的双手，伸手探入她的裙襖中，狂肆抚弄着。

他一定要得到她，就是现在。

梦雪叫不出声，被侵犯的身体被重重制住，无法动弹。

“昨夜，那家伙就是这样待你的，是不是？”他褪去她的衣物，粗暴的动作在她身上四处游走。妒燃的怒火已剥夺他的理智，令他乱了心智。无力反击的梦雪只能如待宰羔羊般，承受他的怒火。

这次，她铁定躲不开了。

“放开梦雪！”无仇的声音从车外传来。他敲击车门，喝声阻止。

“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的白马王子来了。”陈庆甫抓着她的手腕，冷笑一声。

“这样正好，就让他站在外面听听我俩的精彩演出。”他无视于无仇的出现，依然故我。

梦雪想挣脱，想开启车锁，却有心无力。她该如何是好？如何可以脱困？就在思索时，无仇已经找了把消防斧来，用力一击，狠狠将车前窗敲破。

随着满地的破玻璃声，车内的梦雪也重见天日。

“你这个混蛋，亏你白念了这么多书！”无仇从前窗处迅速打开车锁，将陈庆甫从车内拖出。

两个男人又是一场赤手空拳的激战。

不到几分钟，胜负已出。

陈庆甫横倒在地，而无仇脸上也挂了彩，所幸伤势不重。

“无仇！”梦雪从车内飞奔而来，受惊程度比不上惊见他脸上的伤势。

“我差点又来晚一步。”他拥她入怀，珍惜地轻吻着她。还好她平安无事，不然，他将内疚后悔一辈子。

相吻约两人各自庆幸彼此平安无事时，梦雪的尖叫却打断了两人的动作。

只见要靠站在楼梯不远处，脸色苍白地看着这一幕。

“梦雪……”梦雪的脸色同样苍幽，紧抱无仇的双手僵直地颤抖。

她终是发现所有真相了。

“为什么……这到底是为什么……”梦雪颤着身，整个人随时有倒下之虞。她无法置信眼前所见，她不愿相信啊……“姊！”梦雪冲了过去，却来不及接住她飘零的身子。

于是，就这么眼睁睁见她往后倒去，昏倒在梯阶上。

“梦雪！”无仇同样拔腿奔去，将她整个人抱起，奔上楼梯直接送急诊室。

梦雪的后脑勺正在出血，刚才的撞击相当严重。

而跟随在旁的梦雪除了不断流下的泪水，便是痛不欲生的自责。如果梦雪因此而有三个三长两短，她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。



梦霏送进急诊室后，一直处在昏迷状态。

在她昏迷不醒的三天之中，所有的事情依然持续发展着。

首先，无仇在复出记者会后的餐会失踪，隔天在台湾和陈庆甫大打出手的这件事情，成为台湾及日本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。

远在东京的官介衍得知此事后，立刻赶回台湾，气急败坏地对他下了终身冷冻的命令。

事件男主角之一的陈庆甫，原本想对任无仇提出控告，但在陈家两老家丑不外扬的极力反对下，终是作罢此事。至于和梦雪的婚事，陈庆甫虽是不甘心，却也无能为力。

他自知，任何手段也挽回不了梦雪的心。于是，事件过后的第三天，他便放弃唾手可得的硕士学位，回到美国疗伤。

而梦雪这三天来，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加护病房外。

三天来她滴水未进，一直跪在房门内，双手合掌，祈求梦霏早日醒来。就连奶妈也只能在旁摇头叹息，以泪洗面。

在面对如蚁般涌入的各大媒体，医院方面是招架不住的，身为关键人物的无仇一直没有露面，默默地陪伴在梦雪身边。

他没有阻止梦雪不吃不喝的祈愿，他明白，他必须给她宣泄情绪的空间，让她心里的愧疚有处可去。若是她体力不支昏倒，他会往她身边陪伴她，直到她醒来。他会一直一直陪在她身边……“无仇，你想想办法，梦雪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接下来昏倒的人就是她了。”一旁的奶妈终是看不下去了，她来到加护病房旁的休息室，心急如焚地要无仇想想法子。

“奶妈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会照顾梦雪的。”无仇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，冷静的语气让人瞧不透他此时的心思。

“你要我如何放心回烟波小屋？唉！”忧心的她也只能在旁干着急。年轻人的事情她是不懂，也不便插手，但梦雪和梦霏都是她视如己出的孩子，现在两人出了事，要她如何冷静下来。

“我去看看她。”无仇旋身走入隔壁的加护病房。这三天来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以往的轻佻和放荡不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深沈的气势和冷峻。

他的真实自我，终于被这几天的历练激发出来了。

“梦雪，梦霏情况怎么样？”他来到房内，来到她的身边。

“她不理我。”她哀伤地低喃。“我一直尝试想跟她说话，她就是不理我。”泪水早已流干的她仅存一线希望在支撑着她的意识。

“或许她不是故意不理你，而是没有听到你心灵呼唤的声音。”他轻搂住她的肩，安慰她。“是这样吗？”她虚弱地望向病床上的梦霏，只见她恬静美丽的睡容上，显现毫无血色的苍白。

“休息一下好不好？你要是累倒了，谁来唤醒梦霏？嗯？”他柔声劝道。不待她开口拒绝，他便一手抱起了她。

“无仇……我不要离开梦霏。”她在他怀中抗议。

“听话，再撑下去你的身体一定会受不了。吃些东西，休息一下下就好。”他耐着性子劝诱她，将她带到隔壁的休息室。

一旁的奶妈见状，连忙端出早已备受的美味食物。

“我不饿，我不想吃东西。”她缩在他的怀中，抵死不从。

“梦雪，就算你再折磨自己，也无法改变已发生的事实。梦霏若是知道你为了她这么自虐，她一定不会开心的。”无仇低叹一声，沈郁爬上脸庞。

“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，你辛苦经营的演艺前途全毁了。难道你不恨我、不怪我吗？”她难过地趴在他身上低泣，为自己的拖累感到内疚自责。

他对她愈温柔，她的罪恶感就愈重。

“傻瓜，就算要算帐，也轮不到你。”他取笑她。“其实，这次的事情断了我重新复出的脚步，也未必是坏事。如此一来，我对演艺圈不再留恋，不再存有冀盼下一步，你怎么打算？”“乖乖回任氏企业，从基层干起。”他的答案出人意料。“等我有了一番成就，我一定会回来。”他终于道出承诺。

“无仇……”“别太自责，我本来就该回任氏的，只是一直逃避罢了。”他笑着安慰她。新生的胡渣在他脸上肆虐，一如他此时不自然的潇洒态度。

“这么说你真的要回日木？”她的神情黯淡下来。

“嗯。”他点头。“我会好好努力，你也要连梦霏的分一起努力。”他放下她，如同放掉心底对她的重重牵挂。

“连你也要离开我了？”她抬起泪眼。“我不要，我不要你离开我……”她抱住他，死命地抱住。

“梦雪，不是现在，我会等梦霏清醒之后再做打算的。”他没想到她的反应会如此激烈，一直以为，他仅占据她的心扉，却走不进她的心灵深处。之前，在这世上，她仅相信梦霏一人。她的独立坚强来自梦霏，她的孤傲冷僻来自梦霏，如今，梦霏生死未定，她终于肯交出她自己，全然信任他了。

“我好害怕……好害怕……”她流着眼泪，缩窝在他怀中沉沉睡去。

这三天来的疲劳够她睡上好一段时间了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怜惜的低望怀中的她，心中有了另一番决定。

一睁开眼睛，陌生的白色房景映入眼帘。梦雪翻了个身，想起昏睡前的一切。

姊？她坐起身，方才的梦境令她不安。

她梦到梦霏和无仇一起弃她远去，不再回来。

姊！她滑下床来，匆忙奔至隔壁加护病房。

床上空荡荡的，空无一人。

不好的预感闪过她心头。她几乎快哭出来了。

怎么她一睡醒，没一个人在身边，奶妈不在，无仇不在，就连梦霏也失去踪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心慌意乱的她赤着脚跑出房外，在廊上奔跑。

一时之间，她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。她迷路了……于是，她在廊上哭着，来来往往的人无视她的存在。任由她蹲在廊上哭泣……“梦雪？梦雪？”一个温柔的声音将她自黑暗中唤醒。她循着声音来源处，走向那道光明。

一睁开眼，是梦霏那笑盈盈的美丽微笑。

“姊……”“又作噩梦啦？”梦霏边问边拉开窗帘。

“嗯。”她点头，清晨的朝阳刺得她睁不开眼睛。

“怎么，都已经半年了，你还没从那次的噩梦清醒。”她取笑她。

时间过得好快，一转眼，已过了半年。

“还说呢，你整整昏迷了四天，我没被你吓死也去了半条命。”她斜睨梦霏一眼，没好气地说。

“是是是，我的好妹妹，姊姊知道你那次受惊了，瞧，我现在不是好好

地站在你面前，恭请我的好妹妹起床吃饭。”她夸张地向她赔不是。

“姊，虽然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大半，还是不要太过勉强，免得得意忘形。”自从半年前清醒后，经过一段休养，梦霏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有起色，整个人也开朗许多。

这如神迹般的转变，令梦雪和其它人都感到不可思议。当然，最开心的人莫过于梦雪，她一直相信，是老天爷听到了她的恳求，才天降奇迹的。

“你啊，别老挂念着我，无仇呢？有没有他的消息？”“没有，他大概很忙吧。”梦雪摇头，笑容冷凝住。他的不告而别，曾令她失魂落魄好一阵子。

半年前，梦霏清醒后不久，无仇也就悄悄地离开了。他没有告别，更没有留下任何音讯。

梦雪知道，他的不告而别是为避免她的难过，以及寻求他个人新生活的自由空间。

她不怪他，落寞伤心却免不了。

这半年来，他不曾有过任何联系，整个人如消失了般。仅有的动向消息，还是从日本的八卦杂志看来的。有些忠实的影迷，依旧对他退出演艺圈后的动向很有兴趣。

听说他回到日本，在任氏企业名下的一家传播公司工作，负责人力的资源管理，这和他上大学所学的企业管息息息相关。

“梦雪，其实在和无仇认识不久后，我就知道你喜欢无仇了。只是同样喜欢他的我，一直故意忽略你心中的情感，故意视而不见。”不忍见她独自难过，梦霏缓缓道出心中秘密。

“当时，你知道无仇就是 Aroma？”她吃惊地问。

“嗯，再笨的人也一眼就看得出来，更何况我还是 Aroma 的死忠支持者。”她老实招来。

“那你为何装得跟真的一样？当时我以为你一直不知道他就是 Aroma。”她的小嘴张得好大。

“如果我一语就戳破他的谎言，那还有什么后戏可看？他会无缘无故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一定有他的目的和原因。是不是？”她虽然单纯，却不笨啊！

“姊，你好奸诈，连我都被你欺瞒过去了。”她不满地抗议。

“还跟我计较这么多，无仇可是你的人耶，唉，我暗恋多年的梦中情人竟变成妹婿，妹妹人财两得，还有什么好不满的。”梦霏挖苦她。

“什么妹婿，我和无仇八字还没一撇，更何况，我现在连他是生是死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。”她的羞怯中带有不满和气愤。

“啧啧啧！才半年没见面，就有人咒我死啊！”不知何时，无仇已进到这屋里来。

很显然，他早就在门外恭候多时，不知偷听多少两姊妹的谈话。而一旁偷笑的梦霏，显然也是共犯之一。

“你们两人联合欺骗我……”梦雪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望着眼前朝思暮想的男人，她终是忍不住落下泪来。

“我可是受人之托啊！”梦霏识相地走出房间，让久违的两人好好独处。

她心中对 Aroma 的盲目情感，早随着昏迷四天之后的清醒消失无踪。

半年前的那天早晨，当她自昏迷中醒来，Aroma 的身影已在她心底抹去。在四天四夜的昏迷中，她已说服自己忘掉那男人，放弃那份和妹妹相同的爱慕情感。

只要梦雪能够幸福，身为姊姊的她，又何必单恋同枝草呢。

梦霏站在木屋栏边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带着自信微笑走入雾茫茫的清晨海边。

至于屋内的两人……“梦雪，我回来了。”多年不见，无仇显得成熟许多，往日的轻狂不羁已不复见。

“无仇……”梦雪激动地颤着声，奔向他。

他伸出双手，笑着迎她入怀。

---

